

徐志摩

散文与小説

近代創作選集



類號 773.-2800
登記號 10192

近代創作選集

徐志摩選集目次

·第六輯·

徐志摩：散文與小說

徐志摩論

巴黎的鱗爪

我所知道的康橋

自剖

再剖

想飛

迎上前去

沈叔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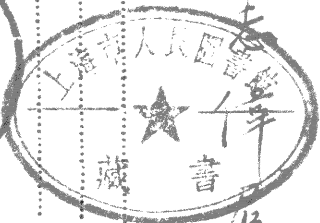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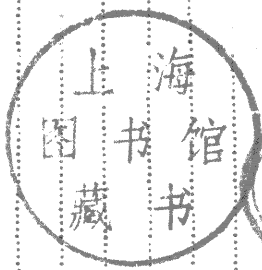
劉叔和

盤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19 0438B



梁志摩
作
石
捐
贈

·徐志摩選集目次·一

九二 八八 八五 七八 七三 六七 五九 四八 三〇 一

1000

一個清清的早上……

一〇〇

老李……

一〇四

徐志摩論

穆木天

——他的思想與藝術——

上

雖然他的大部分的作品是「五卅」以後制作的，詩人徐志摩總算是「五四」時代的詩人。他的創作活動，自從「五四」運動開始的。他的作品反映的，也正是「五四」時代之一部分的知識分子的心理意識。如果說「五四」時代的代表詩人是郭沫若，王獨清和徐志摩的話，那麼代表初期的狂飈時代的，是小市民的流浪人的浪漫主義者郭沫若，代表末期的頹廢的空氣的是落難公子王獨清，而代表中間期的，則是「新月」詩派的最大的詩人徐志摩了。

雖然沒有郭沫若那樣龐大的野心，到一切的文學的領域去作廣汎的嘗試，雖然他的活動範圍什九止於是詩歌之內，——因為他的大部的散文，是詩的一種形式，而他的小說「輪迴」是不成爲

小說，——可毛余志摩是有著他的偉大的存在的意義 (Fiction 2, etc.)。他不止是「新月派」的盟主，且他的全部的詩作，是代表着「新月派」的詩歌之發展過程。在他的「靈魂的冒險」中——在他「這靈魂的冒險是生命核心的意義」(迎上前去)——可以說包含着「新月派」詩歌之一切。雖然在他的多量的詩作中，含有好些唯美主義印象主義的要素，可是詩人徐志摩不是頹廢的，而是積極的。他是現代中國的一位尼采，他深信着他是一位中國的查拉圖斯脫拉。他要求着像太陽似地作逍遙的雲遊。對於他所不滿意的現代中國社會，他不抱厭世觀，而更不抱那「童孩性的樂觀主義」。雖然他的人生觀，是值得我們分析和批判的，可是他始終「是一個生命的信徒」(迎上前去)。他「是一隻沒有籠頭的野馬」。他的詩歌的創作，是他對於社會不調和的表現。換言之，他的詩歌，就是他的「靈魂的冒險」的象徵。

詩人徐志摩始終是「一個生命的信徒」。他始終對於他所憎惡的時代作戰。他的口號是「Everlasting Yea, Everlasting Yea」。在落葉裏他那樣地吶喊，在末期的散文作品秋的裏邊，他也是那樣地吶喊。他認為「人原來是行為的動物」(落葉)。他主張用「積極的態度對運命宣戰」。因為「這是精神的勝利，這是偉大」。這是「不可搖的信心，不可動的自信力」的表現。對於社會，他所要求的是「澈底的來過」。(青年運動)。在詩篇嬰兒裏邊，他說：「我們要盼望一個偉大的事實出現，我們要守候一個馨香的嬰兒出現。」詩人徐志摩，信仰着他的理想，一生的努力，就是目標着他那個

「野蠻者的嬰兒」之創造

詩人徐志摩對於人生之這種積極的態度，是須要從他的生活環境去說明的。詩人的家庭，是相當地資本主義化了的。地主家庭，在猛虎集的序文中，詩人徐志摩說：「在廿四歲以前我對於詩的興味，遠不如我對於相對論或民約論的興味。我父親送我出洋留學，是想要我將來進『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個中國的 Hanilton。」想使兒子進金融界之那種企圖，是證明着詩人的父親是相當地都市市民化了。想作中國的哈彌爾敦之那種野心，是足以反映出詩人的青年時代是有着狂飆般的政治的要求。這種向上的市民的要求，使詩人徐志摩成爲「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列寧忌日——談革命）使他接受了西洋的入世的思想。在天日山中筆記裏他說：「我們承認西洋人觀洗禮的容易，把做人看得太積極，入世的要求太猛烈，太不肯退讓，把住這個熱虎虎的一個身子，一個人放進生活的軋床去，不叫他留存半點汗水回去。」他的那兩個有力量的外國字 everlasting Yea，自然是他那種個人主義的表現。然而詩人雖然到了美洲的大陸，可是他從美國所受的影響，並不見得怎麼顯著。詩人自從士大夫的環境轉變到市民的環境的。從他的作品看，詩人身上，是充滿着二重的性格。我們也或者可以說，如法國的服爾德似地，他是一個貴族的市民。因之，大都市的工業社會的文明與他無有多大的緣分。惠特曼一類的詩人，沒有給與過他多大的影響。而法國的孔德一流的實證主義的哲學，也像是沒有給過他若干的薰陶。他「擺脫了哥倫比亞大博

卡街的引誘，買船票過大西洋，想跟二十世紀的福祿泰爾（福爾德）認真念一點書去。」（我所知道的康橋）這也足證明他對於不夜城紐約的都市生活表示着不調和了。他以為「實利主義的數量完全壓倒人的靈性的表現」（論自殺）如印度的泰戈爾老人似地，他否定二十世紀的文明，要回到自然。他感到「文明只是墮落」他詛罵「文明人」（海灘上種花）同美國的風尚不相合，到了康橋徐志摩接受了吸烟的文化。康橋使詩人作了一個重新的開始。在吸烟與文化裏邊，他說：「我在康橋的日子可真是幸福，深怕這輩子再也得不到那樣甜蜜的機會了。我不敢說康橋給了我多少學問或是教會了我什麼。我不敢說受了康橋的洗禮，一個人就會變氣息脫凡胎。我敢說的只是——就我個人說，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的意識是康橋給我胚胎的。」在康橋的那種貴族的世界中，他忙着散步，划船，騎自轉車，抽烟，閑談，喫五點鐘茶牛油烤餅，看閑書。在那個心欲的國土裏，他建立了他的理想主義的哲學，他的自然崇拜的理想。那種陶養，使他深感到「浪漫的懷鄉病」憧憬到「草深人遠，一流冷澗」的境界。強烈的個人主義的 *ever-lasting* *Yea* 和浪漫的鄉病，因之，成為了這位「朝山客」這位「不羈之馬」的思想的中心。他的藝術的人生觀——「生活是藝術」（話）——在康橋是被胚胎出來了。

貴族的市民出身的詩人徐志摩在康橋同當時的貴族化的英國市民社會融合一起。他深受了英國的世紀末的唯美主義印象主義文學的影響。同時，他更接受了英國的貴族層的浪漫詩人的薰

陶。如果有人對於英國十九世紀末的文學同徐志摩的作品對照起來，作一個比較研究，我以為是很有趣味的。在十九世紀末期的英國，資本主義到達了極端爛極成熟的時代，寄生的社會層得到了過剩的生活餘裕，於是，應運產生出來對於世界的全然唯美的態度，人生之最高的意義在於美的主張。達到了帝國主義的成熟期的英國，擁着廣大的殖民地，在歐戰之後，其資產者社會仍持續着過着寄生生活。而且，在歐戰期，英國沒有直接地蒙着戰禍，它的牛津，仍是牛津，牠的康橋，仍是康橋。從那種貴族化的市民社會，詩人徐志摩發現了他的理想的糕糧。他發現了他的理想的政治與理想的革命。（政治生活與王家三阿嫂。）而在那裏他發現了他所心愛的諸作家。在他以為，他那些「生活的趣味」都是些「不預期的發現。」他告訴過我們斐德（W. Pater）歌德、柏拉圖、雪諷、杜思退益夫斯基、托爾斯泰、丹農雪烏、盧梭、波多萊爾之所以被他發現，「都是邂逅，不是約會。」（濟慈的夜鶯歌。）他認為是偶然的。然而他沒深注意到英國的諸現實主義的巨家，而把主義放到濟慈、渥茲渥斯、卜雷克拜輪和半個雪諷的上面，把注意更放在盧瑟諦、哈代、梅曼代斯、曼殊裴爾、西蒙茲、哈得生（Hunton）裴德的上面，是不是偶然的呢？他接受了泰戈爾、托爾斯泰、羅曼羅蘭、尼采、丹農雪烏、達文塞、哥德，我們很清楚地看出來那裏邊存在着必然性。在他所編譯的東西之中有淪亡的貴族福凱（Fouquet）的騎士故事、湯堤孩，有貴族的市民服爾德的貢第德，有閨秀作家曼殊裴爾的小說，有丹農雪烏的死城，都是多少帶有貴族性的東西。徐志摩對於西洋文學之接受，自然是由於他的強烈的主觀

出發的了。

具有如上的生活環境的徐志摩是極端地肯定着他的理想主義。他不住地要求着自我實現。他的創作是自己實現，他的翻譯也是自我實現。他有着單純的信心，在他認為「單純的信心是創作的泉源。」（海灘上種花。）他的理想主義是不住地在更新着。在飛上前去裏，他說：「我相信真的理想主義者是受得住眼看他往常保持着的理想萎成灰，碎成斷片，爛成泥，在這灰這斷片這泥的底裏他再來發現他更偉大更光明的理想。我就是這樣的一個。」詩人的一生是「冒險——痛苦——失敗——失望」的動變，是「認識——實現——圓滿」的過程。然而，在一生中，他什麼都未行完成。他的「一切」的完成，可以說全是散葉子的零碎札記。他的思想，當然也是同樣。在落葉裏，他說：「我的思想——如其我有思想——永遠不是成系統的。我沒有那樣的天才。我的心靈的活動是衝動性的，簡直可以說是痙攣性的。」衝動性痙攣性的，是他的思想，他的為人是非常好動的。在自剖裏，他說：「我是個好動的人。每回我身體行動的時候，我的思想也彷彿跟着動盪。」他歡喜飛機，他歡喜自轉車，他歡喜旅行，他歡喜雲遊。在想飛中，他說：「人類最大的使命，是製造翅膀。最大的成功是飛！理想的極度，想像的止境，從人到神。詩是翅膀上出世的，哲理是在空中盤旋的。」起脫一切，籠蓋一切，掃盪一切，吞吐一切。」從人到神，這一種超人哲學，是一種尼采主義。他在弔劉叔和裏邊說：「他彷彿跟着查拉圖斯脫拉登了哲理的山峯。」使他不住的喊出 *everlasting yea* 的，也是這種尼采主義。尼采說：「受苦

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此語在徐志摩的身上，是有很大的反抗作用的。

從康橋回到中國，那是民國十一年。「五四」運動已經低潮，中國仍是半殖民地。這裏沒有康橋。沒有英國那樣的貴族社會。戰後，帝國主義之變本加厲地向中國進攻，使中國越發呈出紊亂的狀態。那一種紊亂的環境，是詩人徐志摩所不忍目睹，所不能安居的。他的理想主義的浪漫主義碰了壁，然而他不能正確地說明此路不通的原故。他不把主要的原由歸之於洋大人而認為是民族的墮落，是民族的倒運，是民族的破產。從落葉以至於秋，這種思想是一貫着的。我們民族是破了產的，道德、政治、社會、宗教、文藝，一切都是破產了的。其原因呢？於是乎他說了：「不要以為這樣混沌的現象是原因於經濟的不平等，或是政治的不安定，或是少數人的放肆的野心。」「我們的自身是我們的運命的原由。」（落葉）他又說：「我認識我自己力量的止境，但我却不能制止我看了這時候國內思想界萎靡現象的憤懣與羞惡。」（迎上前去）他悲憤仁義禮智信成為了五具殘缺的屍體。（毒藥）他悲憤地又說：「儒教的珍品——取節——到哪裏去了。」（從小說講到大事）他怎麼看我們的民族呢？在求醫中，他說：「我們這倒運的民族，眼下只有兩種人可分，一種是在死的邊沿過活的，又一種簡直是在死面過活的。」對着這種「普遍死化的凶潮」對着這種「人道的幽微的悲切的音樂」，他閉上了眼睛，他發現了另一個悲慘世界，在那裏，他的感情、思想、意志、經驗、理想，沒有一樣是和諧的，沒有一樣是容許他安舒的。他發現了「實際的生活逼得越緊，理想的生活宕得越空。」（求醫）現實

的生活與理想的生活之矛盾所生出來的失望沒有使他絕望，反之，却使他對於自己更加強烈地，更加精細地去做解剖的工作。然而，他不求援於科學，他說：「科學我是不懂的。」（追上前去。）寧可以說，他是否定科學的。在落葉裏，他說：「我們決不可以為單憑科學的進步就能看破宇宙結構的秘密。」而在論自殺中，他又說：「在我們一班信仰（你可以說迷信）精神，精神生命的癡人，在我們還有土可守的日子，決不能讓實利主義的重量完全壓倒人的靈性的表現，更不能容忍某時代迷信（在中世是宗教，現代是科學）的黑影完全淹沒了宇宙間不變的價值。」他相信靈性。他說：「單有軀壳生命沒有靈性生活是莫大的悲慘。」（海邊上種花）他愛大自然，因為大自然有靈性。康橋有原橋的靈性，翡冷翠山中也有的靈性。「自然是最偉大的一部書。」（翡冷翠山居閒話）牠給你以「靈性的迷醉。」由於同中國社會之矛盾，他感到「實際生活的牽掣可以劫去我們性靈所需要的閑暇，積成一種壓迫。」（自剖）然而，對於生活的壓迫，他不感絕望。他要「迎上前去。」在再剖裏，他說：「我寧言我自己跳進了這現實的世界，存心想來對準人生的面目認他一個仔細。」他不斷地作他的「靈魂的冒險，」「要在這忽忽變動的聲色的世界裏，贖出幾個永冬不變的原則的憑證來。」（海邊上種花）可是，他的玄學的追求，是終沒有完成的答案，啣在自剖再剖之後，他思想上起了轉變。他背起了他的十字架，由盲衝轉變到有意識的行動，從對於社會之不調和不承認的態度，轉變到「迎上前去。」在迎上前去裏，他肯定地說：「是的，我從今要迎上前去！生命第一個消息是活動，第二個消

息是搏關，第三個消息是決定，思想也是的，活動的下文就是搏關。」他的「赤子之心」，他的「單純的信心」，使他積極地作他所謂的「理想中的革命」。

單純的信仰給了他勇敢。單純的理想給了他力量。他的靈性的勇敢使他崇拜拜倫，說出來「他是一個美麗的惡魔，一個光榮的叛兒。」（拜倫）他崇拜耶穌托爾斯泰、哥德、密爾頓、悲特文、密其郎及羅文天祥、黃梨洲等的人物。他崇拜他們，是因為他們有不可動搖的 simple faith。是因為他們的思想是單純的——宗教家為善的原則犧牲，科學家為真的原則犧牲，藝術家為美的原則犧牲——這一切犧牲的結果便是我們現有的有限的文化。」（海濤上種花）是因為黃梨洲、文天祥，在非常的時候，「為他們的民族爭人格，爭人之所以為人。他的「理想中的革命」的要求，使他在落葉裏讚美俄國革命，讚美俄國國旗說：「那紅色是一個偉大的象徵，代表人類史裏最偉大的一個時期，不僅標示俄國民族流血的成績，却也為人類立了一個勇敢嘗試的榜樣。」使他在同篇中，更讚美法蘭西的大革命，說：「巴士梯亞是代表阻礙自由的勢力，巴黎市民的攻學是代表全人類爭自由的勢力，巴士梯亞的『下』是人類理想勝利的憑證。」在自剖裏，他又說：「那一個民族的解放史能不濃濃的染着 Martyrs 的腔血？俄國革命的開幕，就是二十年前冬宮的血景。只要我們有識力認定，有胆量實行，我們的理想中的革命，這回羔羊的血就不會是白費的。」可是流血的事情，是他所不喜歡的。詩人徐志摩的革命的要求，只是在於爭「靈魂的自由」，而且他的理想政治是英國的政治，是

希臘的政治。他所理想的革命，是不流血的革命，在政治生活與王家三阿嫂之中，他說：「英國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頑固的。自由與保守並不是衝突的，這是造成他們政治生活的兩個原則；唯其是自由而不是激烈，所以歷史上並沒有大流血的痕跡，（如大陸諸國，）而却有革命的實在，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頑固，所以雖則『不為天下先，』而却没有化石性的『殫。』」然而，英國對於殖民地的剝削與壓迫，希臘的奴隸社會，他一概不提。愛和平是他的天性。因之，對於羅曼羅蘭，他表示出來深切的共鳴。羅蘭的空想的英雄主義，他認為是一種最高的理想。他以為羅蘭是勇敢的人道的戰士，是同托爾斯泰、杜斯退益夫、斯基泰、戈爾、甘地同樣，立脚於高高的山嶺上，俯瞰着人間社會的發洩。解脫怨毒的束縛來實現思想的自由；反抗時代的壓迫來恢復靈性的尊嚴。這是羅蘭與他同理想者的教訓。」「（羅曼羅蘭。）尼采所說的「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那句話，是他的座右銘。」「在苦痛中領會人生的實際。」「在痛苦中實現生命實現藝術，實現宗教，實現一切的奧義」之這種人道的英雄主義，也在此地成為了他的理想了。遊了莫斯科，對於革命後之俄國社會表示不滿，接着，他就自命為羅蘭的同理想者了。在弔劉叔和文中，他認為「五卅」前後的中國國內情形是一幅大西洋的天變，而難得的是少數共患難的旅伴。因之，在大的社會中，詩人徐志摩是感到孤獨的。詩人徐志摩所要求的，是反抗現代的墮落與物質主義的革命運動，是心靈解放的革命。他的這種要求，是

從他那有士大夫性的個人主義出發的。到最後在秋裏，他悲嘆士民階級之沒落，而結論到「我們現在為救這文化的性命，非得趕快就有健全的活力來補充我們受足了文明的毒的讀書階級不可。」在話裏，他說，「真偉大的消息都蘊伏在萬事萬物的本體裏，要聽真值得一聽的話，只有請教兩位最偉大的先生……就是生活本體與大自然。」在秋裏，他仍然貫徹着這種思想。他依然是主張把過度文明的人種帶回到生命的本源上。他主張人多接近自然。一方面來補充開鑿過多的士民階級，一方面極力把教育的機會推廣到健全的農民階級裏。打破階級界限及省分界限，獎勵階級間的通婚。不過這一種理想，是不是可以實現的呢？這種對於士民和農民的關心，是表明着詩人徐志摩的 *simple faith* 之所由來了。

雖然詩人徐志摩要求着「一種要新發現的國魂」，可是，那是從他的個人出發的。他在列寧忌日談革命裏說：「我是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這并不高深，這只是說我只知道個人，只認得清個人，只信得過個人。我相信德謨克拉克西只是普遍的個人主義；在各個人自覺的意識與自覺的勢力中，涵有真純的德謨克拉克西的精神。」他崇拜列寧說列寧有如耶穌的偉大，是崇拜個人，而不是主義。他認為「生命祇是個性的表現」，而是感情把一些個體的組織起來的。他是一個信仰感情的人。在落葉裏，他說：「人在社會裏本來是不相連繫的個體。感情，先天的與後天的，是一種線索，一種經緯，把原來分散的各體組織成有文章的整體。」徐志摩是一個感情性的人。他的一生，就是要實現「

生活是藝術」的主張。他的感情，使他在苦痛中在時代悲哀中實現他自己。他的感情的生產，就是他的詩歌。他忠實去創造新的人生準則。他在話裏說：「不能在我的生命裏實現人之所以為人，我對不起自己。在為人為的生活裏，不能實現我之所以為我。我對不起生命，這個原則我們也應該時時放在心裏。」感情性的詩人徐志摩，藉着詩歌實現了自己。在秋裏，詩人引過一個別的話說：「我們靠着活命的是情、愛、敬、仰、心、希望。」(we live by love, admiration and hope) 情、愛、敬、仰、心、希望，則是詩人在詩的創作中所靠着生活的了。

下

詩人徐志摩在他的短促一生中，遺留給我們四部詩集：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遊三部散文集：落葉、自剖、巴黎鱗爪和一篇散文秋，以及一部小說集輪盤與一篇戲曲下峴岡。其中成為作品的，只有詩和散文。但是他的散文，更是詩的一個形式。他的散文，什九是散文詩。在其中一貫着的，是他的個人的感情。詩人徐志摩長於流露抒發自己的感情，而拙於描寫社會生活。譬如輪盤中的春浪，只是形容詞的堆砌，而其主題，則是才子佳人式的戀愛。詩人徐志摩只是一個寄生生活者，他的境遇比較順，而又與生產無直接地關係。對於社會的現實，他不能把握。從社會生活中，他抽不出有意義的主題來。對於醜惡的現實的社會，他是迴避的，否定的。在迎上前去中，他說：「我敢擔保的，只是我自己思想的忠實。」而那止於是主觀的忠實。他是一個信仰感情的人，他不懂科學，而抒情詩，抒情的散文

是足以作他的感情的表現之工具而有餘。抒情詩，抒情的散文，是足以包容他的思想的。法國的博威（Ernest Renan）把文字發達史分成爲抒情、敘事、劇之三個階段。徐志摩恐怕算是其第一個階段上的人物了。

在我所知道的康橋裏，詩人徐志摩說：「我這一生的周折，大都尋得出感情的線索。」詩人的創作活動之過程，也是有跡可尋的。語濟慈的夜鶯歌、海灘上種花諸篇，如果可以說是徐志摩的藝術論或者是詩學，那麼，翡冷翠的一夜和猛虎集中的兩篇序文，則是他的創作活動之自我批判，創作生活之回顧了。如果把這兩篇序文和自剖中之自剖再剖，求醫想飛，迎上前去，儲篇詳細分析一下，我們很可以找出來他的創作活動的。徐志摩的創作活動可以分爲四個時期。第一期是最早寫詩的那半年。猛虎集的序文告訴我們說：那一個時期他的感情真如山洪暴發，不分方向地亂沖，生命受了一種偉大的力量的震撼，什麼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顧間散作繽紛的花雨。可是那個時期的感情奔放的浪漫諦克的詩，據說雖然爲量甚多，但幾乎都見不得人。所以我們也無從研究了。不過我們可以想像到在當時他是一匹狂暴的野馬。徐志摩的創作活動的第二個時期，是由志摩的詩所代表着的那是民國十一年回國後兩年間的作品。代表這個時期的散文，是落葉裏的大部分。落葉諸篇是充滿着浪漫諦克的自白，充滿着康橋時代的憧憬。在志摩的詩的裏邊，要據詩人自己說：「初期的殉牲雖已消滅，但大部分還是感情的無關關的泛濫，什麼詩的藝術與技巧都談不到。」（猛虎集序

文。不過，在我們看，這一個時期，雖然詩的藝術與技巧都談不到，然而其內容是比較充實的。志摩的詩作，是隨着形式之追求與完成而減少其內容的充實性的。在志摩的詩裏，我們是看得出浪漫主義的氣息，漸漸地，流為印象主義的氣息之傾向的。志摩的詩時代是可以說是志摩的「五四」時代。徐志摩的創作活動的第三個時期，是由翡冷翠的一夜，自剖，巴黎，鱗爪所代表着的。在這個期間，中國產生了「五卅」運動。徐志摩在其後，目睹了各種更為不滿的現象，在生活上起了很大的波折，在思想上起了一個大的轉變。在迎上前去裏，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序文裏，他都肯定地重複出來他在詩篇裏愛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所說的那兩句話：

我再不想成仙，蓬萊不是我的分。

我只要這地面，情願安分地做人。

這就是他所謂的「決心做人，決心做一點事情」的時代。理想主義碰了壁，他要求行動。他努力自剖。他要貫徹他的尼采主義。在這時期形式雖日趨工整，可是他失却了生產的力量了。因為他的理想主義同社會現實愈趨衝突了。在翡冷翠的一夜的序文中，他說：「我如其曾經有一星星詩的本能，這幾年都市生活早就把它壓死。這一年間我只淘成了一首詩，前途更是渺茫……這一卷詩大約是末一卷。」這一個期間，真正地代表着他的情感的詩作，與其說是韻文詩，寧是那些散文詩。自剖和巴黎鱗爪中的諸篇。一方面追求定型律，一方面主觀的忠實使制作那些散文詩，這裏是不是有着一種矛

盾呢？這一個時期是徐志摩的創作活動之最高峯。最後，就是他的創作活動的第四期，也就是其沒落期。在那種迴光返照之中所產生出來的，就是猛虎集、雲遊和散文秋。毫不待言地，這幾個不同的時期，是有着連繫的，其間存在着發展的線索的。

詩人徐志摩的思想是雜的，而他的作品也是雜的。他有稱王稱霸的雄心，他不只想做一個詩歌的作者，而且，他還想作一個詩歌的理論者。雖然他一無所完成，可是他作了各種的嘗試。他不想作一個藝術家，而且，想作一個科學家。他所譯的那段達文塞的剪影，正是表示着他的這種多樣複雜的要求。徐志摩的一切翻譯，是反映着他自己的主觀，換言之，他的翻譯，也是他的自我實現。（生命的報酬、鷓鴣與芙蓉雀、達文塞的剪影、死城、馮提孩等。）他的翻譯，是同一般的手藝人的翻譯不同的。其中處處是反映着他的強烈的主觀的要求。達文塞的剪影，可以說是他的 self-justification 的宣言。

基烏凡尼鮑爾脫拉飛屋在日記裏記着：「塞沙里說梁那圖是一個最不了的落拓家。他寫下了有二十本關於自然科學的書，但沒有一本完全的，全是散葉子的零碎雜記。」又記着「什麼東西在旁人看來已經是盡善盡美的，在他看來通體都是錯。他要的是至高無上的，不可得的，人的力量永遠夠不到的。」因此他的作品都沒有作完全的。」這好像是詩人徐志摩對於自己的批判。

詩人徐志摩不止是要求創作，而且更作原理的追求。如果我們要研究他的詩學的話，濟慈的夜鶯歌、海灘上種花、話、諸篇，以及自剖與秋都多少可以供給我們資料的。徐志摩的詩論，同樣地全是散

葉子的零碎雜記。在自剖裏，他告訴我們說：「我做的詩有不少是在行旅期中想起的……是動，不論是什麼性質，就是我的興趣，我的靈感。」在海灘上種花，他告訴我們說：「單純的信心是創作的泉源。」在話中，他說詩人們除了做夢，再沒有正當的職業，真的詩人夢境最深，神魂遠在祥雲深渺之間，那時候隨意吐露出來零句斷片。在秋裏，他又說：「你們明知我是一個詩人，他的家當，除了幾座空中樓閣，至少是一顆熱烈的心。」這樣說來，志摩的詩歌，是在動的裏邊，一顆熱烈的心所想的幾座空中樓閣了。那是真純的個性之表現。是自由的靈魂的翱翔之反映。他所反映的生命現象之不可思議，是大自然之奧妙。詩心如一種神往。徐志摩對於詩歌的見解，是深具着神秘主義的色彩了。詩人徐志摩，對於詩歌，是一個星象學者，一個點金術者，一個預言者的態度。可是現在的世界已不是玄學的時代了。而特別是現在中國又呈了紊亂的局面。整理這種局面，玄學又是無力。現實的社會狀態，使詩人志摩找不出詩的營養來了。於是，在秋裏，他又說：「跟着這種種症候還有一個驚心的現象，是一般創作活動的消沉，這也是當然的結果。因為文藝創作活動的條件是和平有秩序的社會狀態，常態的生活，以及理想主義的根據。我們現在却只有混亂，變態，以及精神生活的破產。」由此可以看出徐志摩的詩作生活之幻滅，是由於玄學世界之幻滅了。

在詩人徐志摩的創作生活中，由志摩的詩和落葉所代表的時期，可以稱之為「浪漫期」。在這一個時期，他的詩歌所表現的，有自然、社會諸動機。這一個期間，他是一個「朝山人」。面對着冥

盲的前程，無有止境地，奔那遠在白雲環拱處的山嶺，沒有止息地望着他那最理想的高峯，然而他是
有酬勞的。因為他感到那最理想的高峯，已湧現在當前，蓮苞似的玲瓏，在藍天裏，在月華中，襉豔崇高。
(無題)他從各處找他的象徵，在各個的象徵，他求他的自我實現。他樂觀着他的情感奔放着。在雪
花的快樂中，他說：「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在這是一個懦怯的世界中，他要逃出了現實的世界的
牢籠，恢復他的自由，他歌唱：

跟着我來，

我的戀愛！

人間已經掉落在我們的後背，

看呀，這不是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白茫茫的大海，

無邊的自由，我與你與戀愛。

這是一個懦怯的世界。

他自命是一個超人。在去罷裏邊，他說：

去罷，人間，去罷，

我獨立在高山的峯上；

去罷，人間，去罷，

我面對着無極的穹蒼。

——去罷。

他愛天上的明星。（我有一個戀愛。）為要尋一個明星，他衝入了黑綿綿的昏夜，他衝入黑茫茫的荒野（為要尋一個明星。）他追求戀愛，他所求的戀愛是 Platonique 的。（雪花的快樂，沙揚娜拉。）他尋求天國的消息，在稚子的歡迎聲裏，想見了天國。（天國的消息。）他傾聽鄉村裏的聲籟，又一度與童年的情景默契（鄉村裏的音籟）然而，他對於戀愛感到憂鬱，對於農村感到沒落了。在沙揚娜拉中，他歌唱：

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

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

道一聲珍重，道一聲珍重。

那一聲珍重裏有甜蜜的憂愁！

沙揚娜拉！

——沙揚娜拉一首。

而在鄉村裏的音籟裏他歌唱。

這是清脆的稚兒的呼喚，

田場上工作紛紜，

竹籬邊犬吠鷄鳴，

這是無端的悲感與悽惋。

——鄉村裏的音籟。

詩人徐志摩之二重性，一方面，使他獨立在半山的石上，而他方面，則使他感到胸中是一星微燄。（一星弱火）在秋風落葉之中，他感到自己是一個「獨孤的夢魂」（夜半松風）。在這冰冷的世界裏，只有少數同情的心（難得）。一方面，詩人在追求着無窮的無窮（去罷），而他方面他却感到他那靈竈似不生產的生存之無有前途。（多謝天）。一方，他感到有悠然的神明給他解了憂愁，重見宇宙間的歡欣，有了生命的重新機兆（多謝天）而另一方面，他又感到希望之不可靠了。在猛虎集的序文中，指著當時的情景，詩人徐志摩說：「一份深刻的憂鬱佔定了我，這憂鬱，我信，竟於漸漸地溶化了我的氣質。」這種憂鬱，自是詩人身上的二重性之矛盾所產出來的了。看見月下的雷峯塔影而起封廷的幻夢（月下雷峯影片）看見田野的秋景而感到韶光催人老（滬杭車中）看見悲傷的鄉村老婦而起人道主義的同情，是反映出來徐志摩的心理意識為如何了。在不再是我的乖乖中，他說

「前天我是一個小孩，」昨天我是一個情種，」可是，今天「暗潮侵蝕了砂字的痕跡，却衝不淡我悲慘的顏色。」在石虎胡同七號裏，他告訴出來他們的小世界，他的小園庭：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蕩漾着無限的溫柔……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淡描着依稀的夢景……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輕啣着一聲奈何……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浸沉在快樂之中……

這令我們清楚地看出他的感情的二重性了。不能作向上的衝去，詩人是只有作他的封建的回顧。不能圓滿他的柏拉圖式的戀愛，他轉回頭去看農村的社會。於是他的吟誦自然的詩歌被產生出來。詩人徐志摩的吟誦自然的詩，令我想起渥茲渥斯來。從盧梭以來，好多人都跟着高唱着「歸到自然」。可歸的方式，因為不同，盧梭要求平等的原始時代之復歸，而詩人徐志摩所要求的，則是未受資本主義侵凌的封建農村。詩人徐志摩的眼中，只看得起士農，而對於工商是否定的。他那種補充士氏階級健全農民階級的主張就是同他的自然的崇拜相一致的。詩人所吟誦的自然，是五老峯，是西湖的雷峯，是江南的小風景。他把它們理想化了，謳歌它的靈性。（五老峯，月下雷峯影片。）在那種封建的自

然中，他愛山寺、破廟、沒落的農民。雖然他不相信宗教，但是他歡喜宗教的神秘性。他到常州天寧寺去聽禮懺聲，而領悟着涅槃之極樂。（常州天寧寺聞禮懺聲。）這種回顧農業社會的要求，使他眼看到

從農村社會沒落下的人們：拉車夫，叫化等等，而且用他們所用的俗粗的語言——北京土話，硃石土白——寫他們的落難生活。（先生先生，叫化活該，誰知道，蓋上幾張油紙，太平景象，一條金色的光痕。）而在一一般的時候，他的詩，是充滿着香艷的詞句的。在這時代，他的感情的無關的泛濫，雖然沒能使他採取廣沉的主題（他的好些詩裏，重複之點頗多），可是使他把不同條件的類似的情感，用各種不同的形式包容起來。形式之變化，是志摩的詩之一個特色。有一些詩裏，他做了很好的感情的 *outline*。如在五老峯中，律動真同大自然的起伏相一致，在天寧寺中，節奏真是同鐘聲相同極印象主義之完成。去罷諸作的律動真表示他的超人的情緒。他更用散文詩式寫詩，我以為，也許是他模仿查拉圖斯特拉的語錄（毒藥，白旗，嬰兒）。這個時代，他的詩形雖未成格律，但還是很規整的。從浪漫主義的傾向到印象主義的唯美主義的傾向之轉變，從比較自由的定型律，一方發展為嚴正的格律，而他方發展為散文詩之轉變，是這個時期之一個特徵。在落葉（散文集）中，就發現了這種傾向。那篇講演落葉，話海澱上種花，以及青年運動，都是夾着詩的散文，其中抒洩出來分行抒情文字所不能寫出來的感情。這種散文詩化的傾向，一方面是表示着同社會實生活相接觸的結果，詩人的情感已不是短的抒情詩所能包容的，一方面，是表示着詩人理想主義的碰壁，不能產生出新的主題來。散文落葉，青年運動，以及詩篇毒藥，白旗，嬰兒，灰色的人生，戀愛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是代表着從這個浪漫時期到次一個時期的作品。在嬰兒裏，他說：

我們要盼望一個偉大的事實出現，我們要守候一個馨香的嬰兒出世。
在灰色的人生中，他歌唱道：

我只是狂喜地大踏步地向前——向前——口唱着暴烈的粗獷的，不成章的歌調；

來，我邀你們到海邊去，聽風濤震撼大空的聲調；

來，我邀你們到山中去，聽一柄利斧破伐老樹的清音；

來，我邀你們到密室裏去，聽殘廢的寂寞的靈魂的呻吟；

來，我邀你們到雲霄外去，聽古怪的大鳥孤獨的哀鳴；

來，我邀你們到民間去，聽衰老的，苦痛的，貧苦的，殘毀的，受壓迫的，煩悶的，奴服的，懦怯的，醜陋的，罪惡的，自殺的——和着深秋的風聲與雨聲——合唱的「灰色的人生」。

由翡冷翠的一夜和自剖所代表的時期，可以名之為「自剖期」。這一個期間代表的作品，與其說是韻文詩寧是散文詩。在量上，散文詩的生產多了起來，而在質上，散文詩也更能較好地表現他的感情、思想和本性。在這一時期，他的韻文詩已失掉了強的感情，形式上的努力似乎多了些。但是形式之追求正反映着內容之日趨貧弱。詩集翡冷翠的一夜中的第一輯，都是些情詩。那些詩是很「*simple*」的。在愛的裏邊，詩人徐志摩尋求剎那的陶醉，他要丟開了這可厭的人生，實現死在愛裏，愛中心的死，是強過五百次的投生的。他以為，除了在愛人的心裏沒有生命，所以也說：「愛，你永遠是我頭頂

的一顆明星。」（翡冷翠的一夜）We live by love admiration and hope 是詩人的理想。他在愛裏，讚美神奇的宇宙，流露他的清水似的詩句。（呻吟語）他要求「愛場」中的自由。（造起一座座）他以為愛是洗度靈魂的靈泉，可洗掉他的肉和皮囊的醜陋。（再休怪我的陰沈）可是一方，他要求在愛人的懷裏變成天神似的英雄，（天神似的英雄）而他方，他則感到愛的凋謝與缺殘了。因為生、愛、死是三連環的啞謎。（決斷）在愛的陶醉中，他作死的陶醉。變與不變一時，是足以表示他的矛盾的。他的心感到「冷酷的西風裏的褪色的凋零，而他的靈魂則說是「一樣鮮明」了。可是他的 platonique 的戀愛，是這個世界所不能實現的。這位乏力的朝山客只能在悵廢中沉默了。他的愛的幻滅是從該集的第二輯再不見雷峯裏反映出來。在運命的羅輯兩地相思諸作，可以看見對於商品的女性的詛咒來了。而女人胸後掛着的一串不是珍珠，而是男子們的骷髏了。求理想的愛的人，要從愛中求得靈魂的人，也只是蘇蘇，只是渴提孩了。他愈感沒落。在大帥人變獸，這年頭活着不易諸作中，他詛咒着荼凌，戰亂的社會。在西比利亞的道中，他想起廬山石工生活苦，作了廬山石工歌，讚美他們的不類喪的精神。他在廬山時感到石工之歌是痛苦人間的呼籲。可是他們的真實生活的情形，以及吃苦的原因，他不曉得，也不想去曉得。他更不會管那是不是同他的康橋有關係了。那止於是士大夫的同情心，他的著作的動機是與作叫化活該，先生先生時同樣，不過，主觀上，積極地一些。他把石工看成為藝術品，如同在海灘上種花把英國壓迫下之印度野人看成藝術品一樣。然而，對舊社會的懷

序

總是越發深了。在西伯利亞道中他回憶西湖的蘆色（西伯利亞道中憶西湖秋雪庵蘆色作歌）在 Ekater 教堂前，他表露憑弔的悲哀。（在衣克剝脫教堂前。）志摩的詩中的月下雷峯影片，是被再不見雷峯一詩所否定了。他熱愛雷峯，在散文濟慈的夜鶯歌裏，他說：「在我們南方，古蹟而兼是藝術品的，止洶成了西湖上一座孤單的雷峯塔，這千百年來雷峯塔的文學還不曾見面，雷峯塔的映影已經永別了波心。」他說：

再不見雷峯，雷峯塌成了一座大荒塚……

再沒有雷峯，雷峯從此掩埋在人的記憶中……

再不見雷峯。

這足證明詩人的心境了。詩集翡冷翠的一夜中的作品，大部分已是半生不死的了。這個時代，為了解自己，為說明自己的創作生活之貧困，他作自剖工作，用散文的形式抒發自己的感情。在自剖中之自剖輯中，他給我們看他的真的情態的要求，自剖，再剖，再剖，求醫，想飛，以至迎上前去，北戴河海濱，幻想，諸作，述明了他轉變的過程，他的「活動」，「搏鬥」，「決定」的要求。在翡冷翠山居閒話，吸煙與文化，我所知的康橋，天目山中筆記，他描寫出他的自然崇拜的感情，他唯美地活躍地使自己的所感到的自然的靈性流露出來。在拜倫（是一件很好的造形藝術品）和羅曼羅蘭（這是一篇很好的情熱的詩），他提出他的精神革命的理想。這一切散文是他的內心的象徵，其中是情愛，是敬仰心，是希望，其

中是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他的本性。然而對於社會認識之不足，他把宇宙只看神奇，把人生只看做戲。他雖然用放翁的話：「百無一用是書生」來嘆息自己，但是他對於社會的生活相仍是捉摸不到。在哀思輯中之五篇深摯的弔文，與其說是他對於死者之憑弔，寧是自己的抒情了。因為在一切之中他是求自我實現的。他的東西，始終是反映着他的個人，始終是他的忠實的主觀的產物。這一個，自剖期中的作品是令我們清晰地看出了他的全部的人格來。而散文集兩部，自剖巴黎鱗爪（其中的譯品都包含在內）是最 *Personnel* 的東西了。

由猛虎集與雲遊和一篇講演秋所代表的期間，我們可以謂之為「雲遊期」。在這「雲遊期」中，他要求着「雲遊」。在這個時期，雖然他還喊着 *everlasting yea*，可是他的理想主義是越發地碰壁了。雖然一時，如迴光返照似地產了一些詩，可是他創作的源泉枯乾了。在猛虎集的序文裏他說：「最近這幾年生活不僅是極平凡，簡直是到了枯窘的深處。」跟着詩的產量也盡「向瘦小處耗」。雖然他真地希望一個復活的機會，可是寫下的詩句，總是「破破爛爛」的。那只是他的「一點性靈還在那裏掙扎，還有它的一口氣」的表現罷了。就是在落葉的續編，散文秋中的 *everlasting yea* 已同落葉不同。沒有以前那樣的積極性了。在初年的散文青年運動中，他引了福士德博士（青年運動領袖之一）的一句話：「西方文明的墜落只有一法可以挽救，就在繼起的時代產生新的精神的與生命的努力。」可是，在秋裏，他所想的救濟辦法，恐怕他自己都行不通。可是，叫他娶一個農女，恐怕是做

不到，他一定會說她沒有靈性。雖然他以為他所處的環境是暫時的沉悶，要「迎上前去」可是他的詩作給我露出了虛無主義的消息了。在春的投生中，他說：「春投生入殘冬的屍體。」他已不唱「我獨立在高山的峯上」而注意到「在雪地裏掙扎的小花」（拜獻）了。他在渺小中說「陽光描出我的渺小」在闊的海中，他說「望着西天邊不死的一條綫，一點光，一分鐘」雖然他還讚兒童（他眼裏有你車上）在心中有理想的農村，可是戀愛幻滅了，在再別康橋中，是表示着如何地空虛的實感喲。

悄悄地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地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再別康橋。

在秋中，他痛恨他所痛恨的幾種主義說：「思想被主義姦污得很，」他歌唱道：

秋，你為什麼來人間？

早不是舊時候的清閑；

這青草，這白露，也是獸；

再也沒有用，這些詩材！
黃金才是人們的新寵，
他佔了白天，又霸住夢！

——秋蟲。

在西窗裏，他同樣地，詛罵他所不滿意的一切。被「露水潤了枯芽」的他，感到是殘破（殘破）是殘春（殘春）了。在枉然裏，他咒詛女性，在一塊晦色的路碑裏，他叫人憑弔「遭冤曲的最純潔的靈魂」。在山中，他想「攀附月色化一陣清風」，在兩個月亮裏，他憧憬着那棵把他的「靈波向高處提」。「永不殘缺」的「一輪完美的明月」。他的要求到了清風明月之間了。對於人生，他更感醜惡與黑暗（生活）在活該裏，他感到「熱情已變死灰」。他又說：

不論你夢有多麼圓，

周圍是黑暗沒有邊。

——活該。

殘破一首可以同再別康橋成為姊妹篇，在那裏，他說：

我有的只是些殘破的呼吸，

如同封鎖在壁椽間的羣鼠

追逐着，追求着黑暗與虛無。

——殘破。

他越發憎惡人世的醜惡，越發感到空虛了。（火車禽住軌，雇兒們）在遺作長詩雲遊中，他說：

脫離了這世界，飄渺的，

不知到了那兒，彷彿有

一朵蓮花似的雲擁着我，

（她臉上浮着蓮花的笑）

擁着到遠極了的地方去……

唉，我真不希罕再回來，

人說解脫，那許就是罷！

——雲遊。

長詩雲遊，是他的真摯的 Confession 裏邊，實現着他的真摯的自我。他的一生的變遷，從裏面可以看得出來。他要求死，說死「是光明與自由的誕生。」那是他的最後的詩作罷。那也許是預言者徐志摩的遺囑罷。在從猛虎集到雲遊之間的詩，在形式上是特別地純正了，內容方面，只是「殘破的思潮。」那是「黑暗與虛無」之追求了。

詩人是輕輕地悄悄地走了的。在這世界上，雖是遺留了些「散葉子上的零碎雜記」，然而也算他達到了他的「認識、實現、圓滿」。他到那邊山頂上試去，可是他到底達到了那山峯上，還是墜到萬丈的深淵了呢？他完成了「新月」詩派的全運命。他在雲遊裏說：

一年，又一年，再過一年，

新月望到圓，圓望到殘。

雲遊。

「志摩」感情之浮，使他不能為詩人，思想之雜，使他不能成為文人，「這是他引他朋友的話。可是他自己到說「我的一生的周折，大都尋得出感情的線索。」那麼他的「雲遊」是不是有他的 Simple faith 的感情的線索的呢？

(一九三四年五月廿三日至六月六日。)

追記：

在完稿後七天之今日，始在趙景深先生處看見了北新原版之「志摩的詩」。新月版是由作者刪過了的。因為根據新月版之故，也許失掉不少的好材料。同時由兩種不同的版本之差異所表示出來的作者之思想之變遷未被估量，這不能不算我的一個過失，特此追記。

六月十二日夜

巴黎的鱗爪

咳！巴黎到過巴黎的一定不會再希罕天堂；嘗過巴黎的，老實說，連地獄都不想去了。整個的巴黎就像是一床野鴨絨的墊褥，襯得你通體舒泰，硬骨頭都給薰酥了的——有時許太熱一些，那也不礙事，只要你受得住。讚美是多餘的，正如讚美天堂是多餘的，咒詛也是多餘的，正如咒詛地獄是多餘的。巴黎，軟絲絲的巴黎，只在你臨別的時候輕輕地囑咐一聲：『別忘了，再來！』其實連這都是多餘的。誰不想再去誰忘得了？

香草在你的脚下，春風在你的臉上，微笑在你的周遭。不拘求你，不責備你，不脅飭你，不窘你，不惱你，不揀你。它摟着你，可不縛住你；是一條溫存的臂膀，不是根繩子。它不是不讓你跑，但它那招逗的指尖却永遠在你的記憶裏晃着。多輕盈的步履，羅襪的絲光隨時可以沾上你記憶的顏色！

但巴黎卻不是單調的喜劇。賽因河的柔波裏掩映着羅浮宮的情影，它也收藏着不少失意人最後的呼吸。流着溫馴的水波，流着絲絲的恩怨。咖啡館和着交頸的軟語，開懷的笑響，有踏坐在屋隅裏蓬頭少年計較自毀的哀思。跳舞場和着驟飛的樂調，迷醉的酒香，有獨自支頤的少婦思量着往蹟的愴心。浮動在上一層的許是光明，是歡暢，是快樂，是甜蜜，是和諧；但沈殿在底裏陽光照不到的才是人事經驗的本質：說重一點是悲哀，說輕一點是惆悵；誰不願意永遠在輕快的流波裏漾着，可得留神了。

你往深處去時的發見！

一天一個從巴黎來的朋友找我閒談，談起了勁，茶也沒喝，煙也沒吸，一直從黃昏談到天亮，才各自上床去睡了一歇，我一闔眼就回到了巴黎，方才朋友講的情境恍惚的把我自己也纏了進去，這巴黎的夢真醉人，醉你的心，醉你的意志，醉你的四肢百體，那味兒除是親嘗過的誰能想像！——我醒過來時還是迷糊的忘了我在那兒，剛巧一個小朋友進房來站在我的床前笑吟吟喊我：「你做什麼夢來了，朋友，為什麼兩眼潮潮的像哭似的？」我伸手一摸，果然眼裏有水，不覺也失笑了——可是朝來的夢，一個詩人說的，同是這悲涼滋味，正不知道這淚是為那一個夢流的呢！

下面寫下的不成文章，不是小說，不是寫實，也不是寫夢——在我寫的人只當是隨口曲，南邊人說的「出門不認貨」，隨你們寬容的讀者們怎樣看罷。

出門人也不能太小心了，走道總得帶些探險的意味。生活的趣味大半就在不預期的發見，要是所有的明天全是今天刻板的化身，那我們活什麼來了？正如小孩子上山就得採花，到海邊就得檢貝殼，書獃子進圖書館想撈新智慧——出門人到了巴黎就想……

你的批評也不能過分嚴正不是？少年老成——什麼話！老成是老年人的特權，也是他們的本分；

說來也不是他們甘願，他們是到了年紀不得不。少年人如何能老成？老成了才是怪哪！

放寬一點說，人生只是個機緣巧合；別瞧日常生活河水似的流得平順，它那裏面多的是潛流，多的是漩渦——輪着的時候誰躲得了？給捲了進去？那就是你發愁的時候，是你登仙的時候，是你辨着酸的時候，是你嘗着甜的時候。

巴黎也不定比別的地方怎樣不同；不同就在那邊生活流波裏的潛流更猛，漩渦更急，因此你叫給捲進去的機會也就更多。

我趕快得聲明我是沒有叫巴黎的漩渦給捲了去——雖則也就夠險。多半的時候我只是站在賽因河岸邊看熱鬧，下水去的時候也不能說沒有，但至多也不過在靠岸清淺處溜着，從沒敢在深處跑——這來漩渦的紋螺，勢道，力量，可比遠在岸上時認清楚多了。

(一) 九小時的的萍水緣

我忘不了她。她是在人生的急流裏轉着的一張萍葉，我見着了它，掬在手裏把玩了一晌，依舊交還給它的命運，任它飄流去——它以前的飄泊我不曾見來，它以後的飄泊我也見不着，但就這曾經相識匆匆的恩緣——實際上我與她相處不過九小時——已在我的心泥上印下蹤跡，我如何能忘，在憶起時如何能不感須臾的惆悵？

那天我坐在那熱鬧的飯店裏瞥眼看着她，她獨坐在燈光最黯淡的屋角裏，這屋內那一個男子

不帶媚態，那一個女子的胭脂口上不沾笑容，就只她穿一身淡素衣裳，戴一頂寬邊的黑帽，在靜密的馳道上隱隱閃亮着深思的目光——我幾乎疑心她是修道院的女僧，偶到紅塵裏，隨喜來了。我不能不接着注意她，她的別樣的支頤的倦態，她的曼長的手指，她的落漠的神情，有意無意的歎息，在在那激發我的好奇——雖則我那時左邊已經坐下了一個瘦的，右邊來了肥的，四條光滑的手臂不住的在我面前晃着酒杯。但更使我奇異的是她不等跳舞開始就匆匆的出去了，好像害怕或是厭惡似的。第一晚這樣，第二晚又是這樣，獨自默默的坐着，到時候又匆匆的離去。到了第三晚她再來的時候，我再也忍不住不想法接近她。第一次得着的回音，雖則是『多謝好意，我再不願交友』的一個拒絕，只是加深了我的同情的的好奇，我再不能放過她。巴黎的好處就在處處近人情，愛慕的自由是永遠容許的，你見誰愛慕誰想接近誰，決不是犯罪，除非你在經程中洩漏了你的麤氣暴氣，醜相或是貧相，那不是文明的巴黎人所能容忍的。只要你「識相」，上海人說的，什麼可能的機會你都可以利用。對方不理你，當然又是一回事，但只要你的步驟對，文明的巴黎人決不讓你難堪。

我不能放過她。第二次我大膽寫了個字條付中間人——店主人——交去。我心裏直怔怔的怕討沒趣。可是回話來了——她就走了，你跟着去吧。

她果然在飯店門口等着我。

你為什麼一定要找我說話，先生，像我這再不願意有朋友的人？

她張着大眼看我，口唇微微的顫着。

我的冒昧是不望恕的，但是我看了你愛鬱的神情我足足難受了三天，也不知怎的我就想接近你，和你談一次話，如其你許我，那就是我的希望，再沒有別的意思。

真的她那眼內綻出了淚來，我話還沒說完。

想不到我的心事又叫一個異邦人看透了……她聲音都啞了。

我們在路燈的燈光下默默的互注了半晌，並着肩沿馬路走去，走不到多遠她說不能走，我就問了她的允許，雇車坐上，直望波龍尼大林園清涼的暑夜裏兜去。

原來如此，難怪你聽了跳舞的音樂像是厭惡似的，但既然不願意何以每晚還去？

那是我的感情作用；我有些捨不得不去，我在巴黎一天，那是我最初遇見——他的地方，但那時候的我……可是你真的同情我的際遇嗎？先生，我快有兩個月不開口了，不瞞你說，今晚見了你，我再也不能制止，我爽性說給你我的生平的始末吧，只要你不嫌。我們還是回那飯莊去罷。

你不是厭煩跳舞的音樂嗎？

她初次笑了。多齊整潔白的牙齒，在道上的幽光裏亮着。有了你我的生氣就回復了不少，我還怕什麼音樂？

我們倆重進飯莊去選一個基角坐下，喝完了兩瓶香檳，從十一時舞影最凌亂時談起，直到早三

時客人散盡侍役打掃屋子時才起身走，我在他的可憐身世的演述中遺忘了一切，當前的歌舞再不能分我絲毫的注意。

下面是她的自述。

我是在巴黎生長的。我從小就愛讀天方夜譚的故事，以及當代描寫東方的文學。阿東方，我的童真的夢魂，那一刻不在它的玫瑰園中留戀十四歲那年我的姊姊帶我上北京去住，她在那邊開一個時式的帽鋪，有一天我看見一個小身材的中國人來買帽子，我就覺着奇怪，一來他長得異樣的清秀，二來他為什麼要來買那樣時式的女帽；到了下午一個女太太拿了方才買去的帽子來換了，我姊姊就問她那中國人是誰，她說是她的丈夫，說開了頭她就講她當初怎樣為愛他觸怒了自己的父母，結果斷絕了家庭和他結婚，但她一點也不追悔，因為她的中國丈夫待她怎樣好法，她不信西方人會得像他那樣體貼，那樣溫存。我再也忘不了她說話時滿心怡悅的笑容。從此我仰慕東方的私衷又添深了一層顏色。

我再回巴黎的時候已經長成了，我父親是最寵愛我的，我要什麼他就給我什麼。我那時就愛跳舞，阿，那些迷醉輕易的時光，巴黎那一處舞場上不見我的舞影。我的妙齡，我的顏色，我的體態，我的聰慧，尤其是我那媚人的大眼——阿，如今你見的是悲慘的餘生，再不留當時的丰韻——制定了我初期的墮落。我說墮落不是的，墮落，人生那處不是墮落，這社會那裏容得一個有姿色的女人保全她

的清潔，我正快走入險路的時候，我那慈愛的老父早已看出我的傾向，私下安排了一個機會，叫我與一個有爵位的英國人接近。一個十七歲的女子那有什麼主意，在兩個月內我就做了新娘。

說起那四年結婚的生活，我也不應得過分的抱怨，但我們歐洲的勢利的社會實在是樹心裏生了蠱，恐怕再沒有回復健康的希望。我到倫敦去做貴婦人時，我還是個天真的孩子，那有什麼機心，那懂得虛偽的。我的心底裏，我又是個外國人，到處遭受嫉忌與批評。還有我那叫名的丈夫，他娶我究竟為什麼動機，我始終不明白，許會我年輕會我貌美帶回家去廣告他自己的手段，因為真的我不會感著他一息的真情。新婚不到幾時他就對我冷淡了，其實他就沒有熱過，碰巧我是個傻孩子，一天不聽着一句半句軟話，不受些溫柔的憐惜，到晚上我就不自制的悲傷。他有的是錢，有的是趨奉諂媚，成天在外打獵作樂，我愁了不來慰我，我病了不來問我，連着三年抑鬱的生涯完全消滅了我原來活潑快樂的天機，到第四年實在就不住了，我與他吵一場回巴黎再見我父親的時候，他幾乎不認識我了。我自此就永別了我的英國丈夫，因為雖則實際的離婚手續在他方面到前年方始辦理，他從我走了後也就不再來顧問我——這算是歐洲人夫妻的情分。

我從倫敦回到巴黎，就比久困的雀兒重復飛回了林中，眼內又有了笑，臉上又添了春色，不但身心好，多就連童年時的種種理想又在我心頭活了回來。三四年結婚的經驗更叫我厭惡西歐，更叫我嚮往東方。東方何，浪漫的，多情的東方！我心裏常常的懷念著。有一晚，那一個選定的晚上，我就在這星

子內見著了他與今晚一樣的歌聲一樣舞影，想起還不就是昨天，多飛快的光陰，就可憐我一個單薄的女子，無端叫運神擺佈，在情網裏顛連，在經驗的苦海裏沈淪，朋友，我自是已經埋葬了的活人，你何苦又來逼著我把往事掘起，我的話是簡短的，但我身受的苦惱，朋友，你信我，是不可量的，你望我的眼裏看，憑著你的同情，你可以在剎那間領會我靈魂的真際！

他是菲利浦，久也不知怎的我初次見面就迷了他，他膚色是深黃的，但他的性情是不可信的，溫柔他身材是短的，但他的私語有多叫人魂銷的魔力，阿，我到如今還不能怨他，我愛他太深，我愛他太真，我如何能一刻忘他，雖則他到後來也是一樣的薄情，一樣的冷酷，你不倦麼，朋友，等我講給你聽？

我自從認識了他，我便傾注給他我滿懷的柔情，我想他，那負心的他，也夠他的享受，那三個月神仙似的生活，我們差不多每晚在此聚會，秘談是他與我，歡舞是他與我，人間再有更甜美的經驗嗎？朋友，你知道痴心人赤心愛戀的瘋狂嗎？因為不僅滿足了我私心的慾望，我十多年夢魂繚繞的東方理想的實現，有他我什麼都有了，此外我更有什麼沾戀？因此等到我家裏為這事情與我開始交涉的時候，我更不躊躇的與我生身的父母根本決絕，我此時又想起了我垂髫時在北京見著的那個嫁中國人的女子，她與我一樣也為了痴情犧牲一切，我只希冀她這時還能保持着她那純愛的生活，不比我這失運人成天在幻滅的辛辣中回味。

我愛定了他，他是在巴黎求學的，不是貴族，也不是富人，那更使我放心，因為我早年的經驗使我

迷信真愛情是窮人才能供給的。誰知他騙了我——他家裏也是有錢的，那時我在熱戀中拋棄了家，犧牲了名譽，跟了這黃臉人離却巴黎，辭別歐洲，經過一個月的海程，我就到了我理想的燦爛的東方。阿我那時的希望與快樂，但才出了紅海，他就上了心事，經我再三的逼他才告訴他家裏的實情，他父親是菲利濱最有錢的土著，性情是極嚴厲的，他怕輕易不能收受她進他們的家庭。我真不願意把此後可憐的身世煩你的聽，朋友，但那才是我痴心人的結果，你耐心聽着吧！

東方，東方才是我的煩惱！我這回投進了一個更陌生的社會，呼吸更沈悶的空氣；他們自己中間也許有他們溫軟的人情，但輪着我的却一樣還是猜忌與譏刺，更不容情的刺襲我的孤獨的性靈。果然他的家庭不容我進門，把我看作一個「巴黎滿來的可疑的婦人。」我為愛他也不知忍受了多少不可忍的侮辱，吞了多少悲淚，但我自慰的是他對我不變的恩情。因為在初到的一時，他還是不時來慰我——我獨自賃屋住着，但慢慢的也不知是人言浸潤還是他原來愛我不深，他竟然表示割絕我的意思。朋友，試想我這孤身女子犧牲了一切為的還不是他的愛，如今連他都離了我，那我更有什麼生機？我怎的始終不曾自毀，我至今還不信，因為我那時真的是沒路走了。我又沒有錢，他狠心丟了我，我如何能再去纏他，這也許是我們白種人的倔強，我不久便揩乾了眼淚，出門去自尋活路。我在一個菲美合種人的家裏尋得了一個保姆的職務，天幸我生性是耐煩，領小孩的——我在倫敦的日子，沒孩子管我就養貓弄狗——救活我的是那三五個活靈的孩子，黑頭髮短手指的乖乖。在那炎熱的

島上我是過了兩年沒顏色的生活，得了一次兇險的熱病，從此我面上再不存青年期的光彩。我的心境正稍稍回復平衡的時候，兩件不幸的事情又臨着我：一件是我那他與另一女子的結婚，這消息使我昏絕了過去，一件是被我棄絕的慈父也不知怎的問得了我的踪跡來電說他老病快死要我回去阿，天罰我等我趕回巴黎的時候正好趕着與老人訣別，懺悔我先前的造孽！

從此我在人間還有什麼意思？我只是個實體的鬼影，活動的屍體；我的心也早就死了，再也不起波瀾；在初次失望的時候我想像中還有個遼遠的東方，但如今東方只在我的心上留下一個鮮明的新傷，我更有什麼希冀，更有什麼心情？但我每晚還是不自主的到這飯店裏來小坐，正如死去的鬼魂忘不了他的老家！我這一生的經驗本不想再向前吐露的，誰知又碰着了你，苦苦的逼着我，逼我再一度撩撥死盡的火灰，這來你夠明白了，為什麼我老是這落漠的神情，我猜你也是過路的客人，我深深自幸又接近一次人情的溫暖，但我不敢希望什麼，我的心是死定了的，時候也不早了，你看方才舞影凌亂的地板上，現在只騰一片冷淡的燈光，侍役們已經收拾乾淨，我們也該走了，再會吧，多情的朋友！

(二) 『先生，你見過豔麗的肉沒有？』

我在巴黎時常去看一個朋友，他是一個畫家，住在一條老聞着魚腥的小街底頭一所老屋子的頂上一個A字式的尖閣裏，卷線閣慘得怕人，白天就靠兩塊日光牒子大小的玻璃窗給裝裝幌，反正

住的人不嫌就得，他是照例不過正午不起身，不近天亮不上床的一位先生，下午他也不居家，起碼總得上燈的時候他才脫下了他的外褂露出兩條破爛的臂膀埋身在他那豔麗的垃圾窩裏開始他的工作。

豔麗的垃圾窩——它本身就是一幅妙畫！我說給你聽聽。貼牆有精窄的一條上面蓋着黑毛氈的算是他的床，在這上面就准你規規矩矩的躺着，不說起坐一定札腦袋，就連翻身也不免冒犯斜着下來永遠不退讓的屋頂先生的身分！承着頂尖全屋子頂寬舒的部分放着他的書桌——我捏着一把汗叫它書桌，其實還用提嗎，上邊什麼法寶都有，書冊子，稿本，黑炭，顏色盤子，爛襪子，領結，軟領子，熱水瓶子，壓癩了的，燒乾了的酒精燈，電筒，各色的藥瓶，彩油瓶，鬍手，斷頭的筆桿，沒有蓋的墨水瓶子，一柄手鎗，那是瞞不過我化七法郎在密歇耳大街路旁舊貨攤上換來的，照相鏡子，小手鏡，斷齒的梳子，蜜膏，晚上喝不完的咖啡盃，詳夢的小書，還有——還有可疑的小紙盒兒，凡士林一類的油膏……一雙破木板箱一頭漆着名字上面蒙着一塊灰色布的是他的梳粧台兼書架，一個洋磁面盆半盆的胰子水似乎都叫一部舊板的盧騷集子給墊了去，一項便帽套在洋瓷長提壺的耳柄上，從袋底裏倒出來的小銅錢錯落的散着像是土耳其人的符咒，幾隻稀小的爛蘋果圍着一條破香蕉像是一羣大學教授們圍着一個教育次長索薪……

壁上看得更斑斕了：這是我頂得意的一張龐那的底稿當廢紙買來的，這是我臨窗內的裸體，不

十分行，我來擦起燈罩，你可以看清楚一點，草色太濃了，那膝部畫壞了，這一小幅更名貴，你認是誰，羅丹的！那是我前年最大的運氣，也算是錯來的。老巴黎就是這點子便宜，挨了半年八個月的餓，不要緊，只要有機會撈着真東西，這還不值得！那邊一張擠在兩幅油畫縫裏的，你見了沒有，也是有來歷的，那是我前年趕馬克倒霉路過佛蘭克福德時夾手搶來的，是真的。孟登爾都難說，就差糊了一點，現在你給三千佛郎我都不賣，加倍再加倍都值，你信不信？再看那一長條……在他那手指東點西的賣弄他的家珍的時候，你竟會忘了你站着的地方是不到六尺闊的一間閣樓，倒像誇在你頭頂那兩斜斜下來的屋頂也順着他那藝術談話術似的隱了去，露出一個爽快的高天，壁上的疙瘩，壁窟窿，霉塊，釘疤，全化成了哥羅畫幀中『飄飄欲化煙』的最美麗林樹與輕快的流澗，桌上的破領帶及手絹，爛香蕪，臭襪子等等，也全變形成戴大闊邊稻草帽的牧童們，偃着樹打盹的，牽着牛在澗裏喝水的，手反着腦袋放平在青草地上，盪眼看天的，斜眼睜着那邊走進來的娘們，手按着音腔吹橫笛的——可不？是那邊來了。一羣娘們，全是竿歲青青的，露着胸膛，散着頭髮，還有光着白腿的在青草地上跳着來了……噫！小心扎腦袋，這屋子真剝蝕，你出什麼神來了？想着你的 Bel Ami 對不對？你到巴黎快半月，該早有落兒了，這年頭收成真容易——噢，太容易了！誰說巴黎不是理想的地獄？你吸煙斗嗎？這兒有自來火對不起，屋子裏除了床，就是那張彈簧早纏過悖過的沙發，你坐坐吧，給你一個墊子，這是全屋子預溫柔的一樣東西。

不錯，那沙發，這閣樓上要沒有那張沙發，主人的風格就落了一個極重要的原素。說它肚子裏的彈簧完全沒了勁，在主人說是太謙，在我說是簡直污蔑了它。因為分明有一部分彈簧是不曾死透的，那在正中間，看來倒像是一座分水嶺，左右都是往下傾的，我初坐下時不提防它還有彈力，倒叫我駭了一下，靠手的套布可真是全霉了，露着黑黑黃黃不知是什麼貨色，活像主人襯衫的袖子。我正落了坐，他咬了咬嘴唇翻一翻眼珠微微的笑了。笑什麼了你？我笑——你坐上沙發那樣兒，叫我想起愛菱。愛菱是誰呀？——她是我第一個模特兒。模特兒，你的破房子還有模特兒，你這窮鬼化得起……別急，究竟是中國初來的，聽了模特兒就這樣的起勁，看你那脖子都上了紅印了！本來不算事，當然，可是我說像你這樣的破雞棚……破雞棚便怎麼樣，耶穌生在馬號裏的，安琪兒們都在馬矢裏跪着禮拜哪！別忙，好朋友，我講你聽。如其巴黎人有一個好處，他就是不勢利！中國人頂糟了，這一點，窮人有窮人的勢利，闊人有闊人的勢利，半不闌珊的有半不闌珊的勢利——那才是半開化，才是野蠻！你看像我這樣子，頭髮像刺蝟，八九天不刮的破鬍子，半年不收拾的髒衣服，鞋帶扣不上的皮鞋——要在中國，誰不叫我外國叫化子，那配進北京飯店一類的勢利場？可是在巴黎，我就這樣兒隨便問那一個衣服頂漂亮脖子搽得頂香的娘們跳舞，十回就有九回成的，信不信？至於模特兒，那更不成話，那有在巴黎學美術的，不論多窮，一年裏不換十來個眼珠亮亮的來坐樣兒？屋子破更算什麼？波希民的生活就是這樣，按你說模特兒就不該坐壞沙發，你得準備香黃貢緞繡丹鳳朝陽做墊的太師椅請她坐你

才安心對不對再說……

別再說了！算我少見世面，算我是鄉下老鴛，得了；可是說起模特兒，我倒有點好奇，你何妨講些經驗給我長長見識？[？]沒有，我們在美術院裏見著的什麼維納絲得米羅，維納絲梅第，還有鐵青的，費班師的，鮑第千里的，丁福來篤的，真與其安忒的裸體實在太美，太理想，太不可能，太不可思議；反面說，新派的比如雪尼約克的，瑪提斯的，塞尚的，高耿的，弗郎刺馬克的，又是太醜，太損，太不像人一樣的太不可能，太不可思議。人體美究竟怎麼一回事，我們不幸生長在中國，女人衣服一直穿到下巴底下，腰身與後部看不出多大分別的世界裏，實在是太蒙昧無知，太不開眼。可是再說呢，東方人也該根本就不該叫人開眼的，你看過約翰巴里士那本沙揚娜拉沒有，他那一段形容一個日本裸體舞女——就是一張臉子粉搽得像棺材裏爬起來的顏色，此外耳朵以後下巴以下就比如一節蒸不透的珍珠米——看了真叫人惡心。你們學美術的才有第一手的經驗，我倒是……

你倒是真有點羨慕，對不對？不怪你，人總是人。不瞞你說，我學畫畫原來的動機也就是這點子對人體秘密的好奇。你說我窮相，不錯，我真是窮，飯都吃不飽，衣都穿不全，可是模特兒——我怎麼也省不了。這對人體美的欣賞在我已經成了一種生理的要求，必要的奢侈，不可擺脫的嗜好；我甯可少吃儉穿，省下幾個佛郎來多雇幾個模特兒。你簡直可以說我是着了迷，成了病，發了瘋，愛說什麼就什麼，我都承認——我就不能一天沒有一個精光的女人就在我的面前供養，安慰，餵飽我的『眼淫』。當

初羅丹我猜也一定與我一樣的狼狽，據說他那房子裏若有剃光了的女人，也不為坐樣兒，單着她們日常生活『實際的』多變化的姿態——他是一個牧羊人，成天看着一羣剃了毛皮的馴羊，魯班師那位竊凶極惡的大手筆，說是常難為他太太做模特兒，結果因為他成天不斷的畫他太太，竟許連穿褲子的空兒都難得有！但如果這話是真的，魯班師還是太傻，難怪他那畫畫的女人都是這剃白豬似的單調，少變化，美的分配在人體上是極神秘的一個現象，我不信有理想的全材，不論男女，我想幾乎是不可能的，上帝拿着一把顏色塗地面上，撒玫瑰，羅蘭，石榴，玉簪，剪秋羅，各樣都沾到了一種或幾種的彩澤，但決沒有一種花包涵所有可能的色調的，那如其有，按理論講，豈不是又得回復了沒顏色的本相？人體美也是這樣的，有的美在胸部，有的腰部，有的下部，有的頭髮，有的手，有的腳踝，那不可理解的骨格，筋肉，肌理的會合，形成各不相同的線條，色調的變化，皮面的漲度，毛管的分配，天然的姿態，不可制止的表情——也得你不怕麻煩，細心體會發見去，上帝沒有這樣便宜你的事情，他決不給你一個具體的絕對美，如果有我們所有藝術的努力就沒有了意義，巧妙就在你明知這山裏有金子，可是在那一點你得自己下工夫去找，阿說起這藝術家審美的本能，我真要閉着眼睛感謝上帝——要不是它，豈不是所有人體的美，說窄一點，都變了古長安道上歷代帝王的墓窟，全叫一層或幾層薄薄的衣服給埋沒了！回頭我給你看我那張破床底下有一本寶貝，我這十年血汗辛苦的成績——千把張的人體臨摹，而且十分之九是在這間破雞棚裏鈎下的，別看做我這張發黃早經破掉了的沙發這上面

法坐過至少一二百個當得起美字的夫人！別提專門做模特兒的巴黎那一個不知道俺家黃臉什麼，那不算希奇我自覺的是我獨到的發見：一半因為看多了緣故，女人肉的引誘在我差不多完全消滅，在美的欣賞裏面，結果在我這雙『淫眼』看來，一絲不掛的女人就同紫霞宮裏翻出來的屍首穿得重重密密的搖不動我的性慾，反面說當真穿着得極整齊的女人，不論她在人堆裏站着，在路上走着，只要我的眼到她的衣服的障礙就無形的消滅，正如老練的礦師一瞥就認出鑛苗，我這美術本能也是一瞥就認出『美苗』。一百次裏錯不了一次，每回發見了可能的時候，我就非想法找到她剝光了。她叫我着個滿意不成，上帝保佑這文明的巴黎，我失望的時候真難得有我記得有一次在戲院子看着那一個貴婦人實在沒法想（我當然試來）我那難受就不用提了，比發癡疾還難受——她那特長分明是在小腹與……

「夠了！夠了！我倒叫你說得心癢癢的人體美！這門學問，這門福氣，我們不辛生長在東方，誰有機會研究享受過來？可是我既然到了巴黎，又辛氣碰着你，我倒真想叨你的光開開我的眼，你得替我想辦法，要棧在你這宏富的經驗中比較最貼近理想的一個看看……」

「你又錯了！什麼，你意思花就許巴黎的花香，人體就許巴黎的美嗎？太滅自己的威風了！別信那巴理士什麼沙揚娜拉的胡說，羅我說，正如東方的玫瑰不比西方的玫瑰差什麼香味，東方的人體在得到相當的栽培以後，也同樣不能比西方的人體差什麼美——除了天然的限度，比如骨格的大小，皮

膚的色彩。同時頂要緊的當然要你自己性靈裏有審美的活動，你得有眼睛，要不然這宇宙不論它本身多美多神奇在你還是白來的。我在巴黎苦過這十年，就為前途有一個宏願：我要張大了我這經過訓練的「淫眼」到東方去發見人體美——誰說我沒有大文章做出來？至於你要借我的光開開眼，那是最容易不過的事情，可是我想——可惜了！有個馬達姆朗西，原先在巴黎大學當物理講師的，你看了準忘不了，現在可不在了，到倫敦去了；還有一個馬達姆薛托漾，她是遠在南邊鄉下開麵包鋪子的，她就夠打倒你所有的丁稻來篤，所有的鐵青，所有的笑奧其安內——尤其是給你這未入流者長得太美了，她通體就看不出一根骨頭的影子，全叫勻勻的肉給隱住的，圓的，潤的，有一致節奏的，那妙是一百個哥蒂也形容不全的，尤其是她那腰以下的結構，真是奇蹟！你從意大利來該見過西龍尼維納絲的殘象，就那也只能彷彿，你不知道那活的氣息的神奇，什麼大藝術天才都沒法移植到畫布上或是石塑上去的（因此我常常自己心裏辯論究竟是藝術高出自然還是自然高出藝術，我怕上帝借先的機會畢竟比凡人多些）不提別的單就她站在那裏，你看，從小腹接裡上股那兩條交會的弧線起，直往下貫到腳著地處止，那肉的浪紋就比是——實在是無可比——你聽著的音樂，不可信的輕柔，不可信的勻淨，不可信的韻味——說粗一點，那兩股相並處的一條線真貫到底，不滿一肩的破綻，你想過一根髮絲或是吹度一絲風息都是絕對不可能的——但同時又決不是肥肉的黏著，那就呆了。真是夢！就可惜多美一個天才偏叫一個身高六尺三寸長紅鬍子的麵包師給糟

蹦了真的這世上的因緣說來真怪，我很少看見美婦人不嫁給猴子類牛類水馬類的醜男人！但這是支話。眼前我招得到的，夠資格的也就不少——有了，方才你坐上這沙發的時候，我想起了愛菱，也許你與她有緣分，我就為你招她去吧，我想應該可以容易招到的。可是上那兒呢？這屋子終究不是欣賞美婦人的理想背景，第一不夠開展，第二光線不夠——至少為外行人像你一類著想……我有了。一個頂好的主意，你遠來客我也該獨出心裁招待你一次，好在愛菱與我特別的熟，我要她怎麼她就怎麼；暫且約定後天吧，你上午十二點到我這裏來，我們一同到芳丹薄羅的大森林裏去，那是我常遊的地方，尤其是阿房奇石相近一帶，那邊有的是天然的地毯，這一時是自然最妖豔的日子，草青得滴得出翠來，樹綠得漲得出油來，松鼠滿地滿樹都是，也不很怕人，頂好玩的，我們決計到那一帶去秘密野餐吧——至於『開眼』的話，我包你一個百二十分的滿足，將來一定是你從歐洲帶回家最不易磨滅的一個印象，一切有我佈置去，你要是願意貢獻的話，也不用別的，就要你多買大楊梅，再帶一瓶橘子酒，一瓶綠酒，我們享半天開福去。現在我講得也累了，我得躺一會兒，我拿我床底下那本秘本給你先揣摩揣摩……

隔一天我們從芳丹薄羅林子裏回巴黎的時候，我鬚髯剛做了一個最荒唐，最豔麗，最秘密的夢。

一四，一二，二一。

· 選自巴黎的鱈爪 ·

我所知道的康橋

一

我這一生的周折，大都尋得出感情的線索。不論別的，單說求學。我到英國是為要從羅素羅素來中國時，我已經在美國。他那不確的死耗傳到的時候，我真的出眼淚不夠，還做悼詩來了。他沒有死，我自然高興。我擺脫了哥倫比亞大博士銜的引誘，買船票過大西洋，想跟這位二十世紀的福祿泰爾認真念一點書去。誰知一到英國才知道事情變樣了：一為他在戰時主張和平，二為他離婚，羅素叫康橋給除名了。他原來是 Trinity College 的 Fellow，這來他的 Fellowship 也給取銷了。他回英國後就在倫敦住下，夫妻兩人賣文章過日子。因此我也不曾選我從學的始願。我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裏混了半年，正感着悶想換路走的時候，我認識了狄更生先生。狄更生——Galtsworthy Lowes Dickinson——是一個有名的作者，他的『一個中國人通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與『一個現代聚餐談話』(A Modern Symposium) 兩本小冊子早得了我的景仰。我第一次會着他是在倫敦國際聯盟協會席上，那天林宗孟先生演說，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裏喫茶，有他。以後我常常到他家裏去。他看出我的煩悶，勸我到康橋去。他自己是王家學院 (King's College) 的 Fellow。我就寫信去問兩個學院，回信都說學額早滿了，隨後還是狄更生先生替我去在他的學院裏說好了。

給我一個特別生的資格，隨意選科聽講。從此黑方中黑披袍的風光也被我占着了。初起我在離康橋六英里的鄉下叫沙士頓地方租了幾間小屋住下，同居的有我從前的夫人張幼儀女士與郭虞裳君。每天一早我坐街車（有時自行車）上學，到晚回家。這樣的生活過了一個春，但我在康橋還只是個陌生人，誰都不認識。康橋的生活，可以說完全不曾嘗着，我知道的只是一個圖書館，幾個課室，和三四個吃便宜飯的茶食舖子。狄更生常在倫敦或是大陸上，所以也不常見他。那年的秋季我一個人回到康橋，整整有一學年，那時我才有機會接近真正的康橋生活，同時我也慢慢的『發見』了康橋我不曾知道過更大的愉快。

二

『單獨』是一個耐尋味的現象。我有時想它是任何發見的第一個條件。你要發見你的朋友，『真』，你得有與他單獨的機會。你要發見你自己，你得給你自已一個單獨的機會。你要發見一個地方（地方一樣有靈性），你也得有單獨玩的機會。我們這一輩子，認真說，能認識幾個人能認識幾個地方？我們都是太匆忙，太沒有單獨的機會。說實話，我連我的本鄉都沒有什麼了解。康橋我要算是有相當交情的，再次許只有新認識的翡冷翠了。阿，那些清晨，那些黃昏，我一個人發癡似的在康橋絕對的單獨。

但一個人要寫他最心愛的對象，不論是人是地，是多麼使他為難的一個工作？你怕，你怕描壞了

它，你怕說過分了惱了它，你怕說太謹慎了辜負了它。我現在想寫康橋也，正是這樣的心理，我不曾寫，我就知道這回是寫不好的——況且又是臨時逼出來的事情。但我却不能不寫，上期預告已經出去了。我想勉強分兩節寫，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橋的天然景色，一是我所知道的康橋的學生生活。我今晚只能極簡的寫些，等以後有興會時再補。

三

康橋的靈性全在一條河上；康河，我敢說，是全世界最秀麗的一條水。河的名字是葛蘭大（Granta），也有叫康河（River Cam）的，許有上下流的區別，我不甚清楚。河身多的是曲折，上游是有名的拜倫潭——Byron's Pool——當年拜倫常在那裏玩的；有一個老村子叫格蘭霧斯德，有一個果子園，你可以躺在累累的桃李樹蔭下吃茶，花果會吊入你的茶杯，小雀子會到你桌上來啄食，那真是別有一番天地。這是上游；下游是從羅斯德頓下去，河面展開，那是春夏間競舟的場所。上下河分界處有一個壩築，水流急得很，在星光下聽水聲，聽近村晚鐘聲，聽河畔倦牛芻草聲，是我康橋經驗中最神秘的一種；大自然的優美，寧靜，調諧在這星光與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靈。

但康河的精華是在它的中權，著名的“Wicks”，這兩岸是幾個最斐聲的學院的建築。從上面下來是 Pembroke，St. Katharine's，King's，Clare，Trinity，St. John's。最令人留連的一節是克萊亞與王家學院的毗連處，克萊亞的秀麗緊鄰着王家教堂（King's Chapel）的閭偉。別

的地方儘有更美更莊嚴的建築例如巴黎賽因河的羅浮宮一帶，威尼斯的利阿爾多大橋的兩岸，翡冷翠維基烏大橋的周遭，但康橋的“*Trinity*”，自有它的特長，這不容易用一兩個狀詞來概括，它那脫盡塵埃氣的一種清澈秀逸的意境可說是超出了畫圖而化生了音樂的神味。再沒有比這一羣建築更調諧更勻稱的了！論畫，可比的許只有柯羅（*Corot*）的田野；論音樂，可比的許只有蕭班（*Chopin*）的夜曲。就這也不能給你依稀的印象，它給你的美感簡直是神靈性的一種。

假如你站在王家學院橋邊的那顆大樹樹蔭下眺望，右側面，隔着一大方淺草坪，是我們的校友居（*Fellows Building*），那年代並不早，但它的嫵媚也是不可掩的，它那蒼白的石壁上春夏間滿綴着豔色的薔薇在和風中搖頭，更移左是那教堂，森林似的尖閣不可泯的永遠直指着天空；更左是克萊亞，阿那不可信的玲瓏的方庭，誰說這不是聖克萊亞（*Sr. Clare*）的化身，那一塊石上不閃耀着她當年聖潔的精神在克萊亞後背隱約可辨的是康橋最潰貴最驕縱的三清學院（*Trinity*），它那臨河的圖書樓上坐鎮着拜倫神采驚人的雕像。

但這時你的注意早已叫克萊亞的三環洞橋魔術似的攝住。你見過西湖白堤上的西冷斷橋不是？（可憐它們早已叫代表近代醜惡精神的汽車公司給踩平了，現在它們跟着蒼涼的雷峯永遠辭別了人間。）你忘不了那橋上斑駁的蒼苔，木柵的古色，與那橋拱下洩露的湖光與山色不是？克萊亞並沒有那樣體面的襯托，它也不比廬山棲賢寺旁的觀音橋，上瞰五老的奇峯，下臨深潭與飛瀑，它只

是怯伶伶的一座三環洞的小橋，它那橋洞間也只掩映著細紋的波鱗與婆娑的樹影，它那橋上栴比的小穿閣與闌節頂上雙雙的白石球，也只是村姑子頭上不誇張的香草與野花一類的裝飾；但你凝神的看着更凝神的看着，你再反省你的心境，看還有一絲屑的俗念沾滯不？只要你審美的本能不曾泯滅時，這是你的機會實現純粹美意的神奇！

但你還能選你賞鑒的時辰。英國的天時與氣候是走極端的。冬天是荒謬的壞，逢着連綿的霧盲天你一定不遲疑的甘願進地獄本身去試試。春天（英國是幾乎沒有夏天的）是更荒謬的可愛，尤其是它那四五月間最漸緩最豔麗的黃昏，那才真是寸寸黃金。在康河邊上過一個黃昏是一服靈魂的補劑。阿！我那時蜜甜的單獨，那時蜜甜的閒暇。一晚又一晚的，只見我出神似的倚在橋欄上向西天凝望——

看一回凝靜的橋影，

數一數螺細的波紋；

我倚暖了石欄的青苔，

青苔涼透了我的心坎……

還有幾句更笨重的怎能彷彿那游絲似輕妙的情景：

難忘七月的黃昏，遠樹凝寂，

像墨澄的山形，襯出輕柔翠色。

密稠稠，七分鵝黃，三分橘綠。

那妙意祇可去秋夢邊緣捕捉……

四

這河身的兩岸都是四季常青最蔥翠的草坪。從校友居的樓上望去，對岸草場上，不論早晚，永遠有十數匹黃牛與白馬，脰蹄沒在蔥蔓的草叢中，從容的在咬嚼，星星的黃花在風中動盪，應和着它們尾鬃的拂拂。橋的兩端有斜倚的垂柳與柳蔭護住。水是澈底的清澄，深不足四尺，勻勻的長着長條的水草。這岸邊的草坪又是我的愛寵，在清朝，在旁晚，我常去這天然的織錦上坐地，有時讀書，有時看水，有時仰臥着看天空的行雲，有時反仆着撲抱大地的溫軟。

但河上的風流還不止兩岸的秀麗。你得買船去玩。船不止一種：有普通的雙槳划船，有輕快的薄皮舟 (Canoe)，有最別緻的長形撐篙船 (Punt)。最末的一種是別處不常有的：約莫有二丈長，三尺寬，你站直在船梢上用長竿撐着走的。這撐是一種技術。我手脚太蠢，始終不曾學會。你初起手嘗試時，容易把船身橫住在河中，東顛西撞的狼狽。英國人是不輕易開口笑的人，但是小心他們不出聲的紛眉！也不知有多少次河中本來優閑的秩序叫我這莽撞的外行給搗亂了。我真的始終不曾學會。每回我不服輸跑去租船再試的時候，有一個白鬍子的船家往往帶譏諷的對我說：「先生，這撐船費勁，天

熱黑人還是拿個薄皮舟溜溜吧！我那裏肯聽話，長篙子一點就把船撐了開去，結果還是把河身一段段的腰斬了去！

你站在橋上去看人家撐，那多不費勁，多美！尤其在禮拜天有幾個專家的女郎，穿一身縞素衣服，裙裾在風前悠悠的飄着，戴一頂寬邊的薄紗帽，帽影在水草間顫動，你看她們出橋洞時的姿態，掀起一根竟像沒分量的長竿，只輕輕的，不經心的往波心裏一點，身子微微的一蹲，這船身便波的轉出了橋影，翠條魚似的向前滑了去。她們那敏捷，那閒暇，那輕盈，真是值得歌詠的。

在初夏陽光漸暖時你去買一支小船，划去橋邊蔭下躺着念你的書或是做你的夢，槐花香在水面上飄浮，魚羣的喋喋聲在你的耳邊挑逗。或在初秋的黄昏，近着新月的寒光，望上流僻靜處遠去。愛熱鬧的少年們攜着他們的女友，在船沿上支着雙雙的東洋綵紙燈，帶著話匣子，船心裏用軟墊鋪着，也開向無人跡處去享他們的野福——誰不愛聽那水底翻的音樂在靜定的河上描寫夢意與春光！

住慣城市的人不易知道季候的變遷。看見葉子掉知道是秋，看見葉子綠知道是春；天冷了裝爐子，天熱了拆爐子；脫了棉袍，換上夾袍，脫下夾袍，穿上單袍；不過如此罷了。天上星斗的消息，地下泥土裏的消息，空中風吹的消息，都不關我們的事。忙着哪，這樣那樣事情多着，誰耐煩管星星的移轉，花草的消長，風雲的變幻？同時我們抱怨我們的生活，苦痛，煩悶，拘束，枯燥，誰肯承認做人是快樂？誰不多少

問兒誰人生？

但不滿意的生活大都是由於自取的。我是一個生命的信仰者，我信生活決不是我們大多數人僅僅從自身經驗推得的那樣暗慘。我們的病根是在「忘本」。人是自然的產兒，就比枝頭的花與鳥是自然的產兒，但我們不幸是文明人，入世深似一天，離自然遠似一天。離開了泥土的花草，離開了水的魚，能快活嗎？能生存嗎？從大自然，我們取得我們的生命；從大自然，我們應分取得我們繼續的滋養。那一株婆娑的大木沒有盤錯的根柢深入在無盡藏的地裏？我們是永遠不能獨立的。有幸福是永遠不離母親撫育的孩子，有健康是永遠接近自然的人們。不必一定與鹿豕遊，不必一定回「洞府」去；為醫治我們當前生活的枯窘，只要「不完全遺忘自然」——張輕淡的藥方我們的病象就有緩和的希望。在青草裏打幾個滾，到海水裏洗幾次浴，到高處去看幾次朝霞與晚照——你肩背上的負擔就會輕鬆了去的。

這是極膚淺的道理，當然。但我要沒有過過康橋的日子，我就不會有這樣的自信。我這一輩子就只那一春，說也可憐，算是不曾虛度。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雖則碰巧那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時期。）我那時有的是閒暇，有的是自由，有的是絕對單獨的機會。說也奇怪，竟像是第一次，我辨認了星月的光明，草的青，花的香，流水的殷勤。我能忘記那初春的脾脫嗎？曾經有多少個清晨我獨自冒着冷去薄霜鋪地的林子裏閒步——為聽鳥語，為盼朝陽，為尋泥土裏漸次蘇醒

的花草，為體會最微細最神妙的春信。阿，那是新來的畫眉在那邊凋不盡的青枝上試它的新聲。阿，這是第一朵小雪球花掙出了半凍的地面。阿，這不是新來的潮潤沾上了寂寞的柳條。

靜極了，這朝來水溶溶的大道，只遠遠牛奶車的鈴聲，點綴這週遭的沈默。順着這大道走去，走到盡頭，再轉入林子裏的小徑，往烟霧濃密處走去，頭頂是交枝的榆蔭，透露着漢楊楞的曙色；再往前走去，走盡這林子，當前是平坦的原野，望見了村舍，初青的麥田，更遠三兩個鉸形的小山掩住了一條通道。天邊是霧茫茫的，尖尖的黑影是近村的敬寺，聽那曉鐘和緩的清音。這一帶是此邦中部的平原，地形像是海裏的輕波，默沈沈的起伏；山嶺是望不見的，有的是常青的草原與沃腴的田壤。登那土阜上望去，康橋只是一帶茂林，擁戴着幾處娉婷的尖閣。嫵媚的康河也望不見踪跡，你只能循着那錦帶似的林木想像那一流清淺。村舍與樹林是這地盤上的棋子，有村舍處有佳蔭，有佳蔭處有村舍。這早起是看炊烟的時辰，朝霧漸漸的升起，揭開了遠交蒼蒼的天幕。（最好是微霽後的光景）遠近的炊煙，成絲的，成縷的，成捲的，輕快的，遲重的，濃灰的，淡青的，慘白的，在靜定的朝氣裏漸漸的上騰，漸漸的不見，彷彿是朝來人們的祈禱，參差的翳入了天聽。朝陽是難得見的，這初春的天氣，但它來時是起早人莫大的愉快。頃刻間這田野添深了顏色，一層輕紗似的金粉染上了這草，這樹，這通道，這莊舍。頃刻間這周遭瀰漫了清晨富麗的溫柔。頃刻間你的心懷也分潤了白天誕生的光榮。「春！」這勝利的晴空彷彿在你的耳邊私語。「春！」你那快活的靈魂也彷彿在那裏回響。

伺候着河上的風光，這春來一天有一天的消息。關心石上的苔痕，關心敗草裏的鮮花，關心這水流的緩急，關心水草的滋長，關心天上的雲霞，關心新來的鳥語。怯伶伶的小雪球是探春信的小使。鈴蘭與香草是歡喜的初聲。窈窕的蓮蓉，玲瓏的石水仙，愛熱鬧的克羅克斯，耐辛苦的蒲公英與雛菊——這時候春光已是綉爛在人間，更不須殷勤問訊。

瑰麗的春天。這是你野遊的時期。可愛的路政，這里不比中國，那一處不是坦蕩蕩的大道？徒步是一個愉快，但騎自轉車是一個更大的愉快。在康橋騎車是普遍的技術，婦人，稚子，老翁，一致享受這雙輪舞的快樂。（在康橋聽說自轉車是不怕人偷的，就為人人都自己有車，沒人要偷。）任你選一個方向，任你上一條通道，順着這帶草味的和風，放輪遠去，保管你這半天的逍遙是你性靈的補劑。這道上有的是清蔭與美草，隨地都可以供你休憩。你如愛花，這里多的是錦繡似的草原。你如愛鳥，這里多的是巧轉的鳴禽。你如愛兒童，這鄉間到處是可親的稚子。你如愛人情，這里多的是不嫌遠客的鄉人，你到處可以「掛單」借宿，有酪漿與嫩薯供你飽餐，有奪目的鮮果恣你嘗新。你如愛酒，這鄉間每一「望」都為你備有上好的新釀，黑啤如太濃，蘋果酒，薑酒都是供你解渴潤肺的……帶一卷書，走十里路，選一塊清靜地，看天，聽鳥，讀書，倦了時，和身在草絲絲處尋夢去——你能想像更適情更適性的消遣嗎？

陸放翁有一聯詩句：『傳呼快馬迎新月，却上輕輿趁晚涼。』這是做地方官的風流。我在康橋時，雖沒馬騎，沒轎子坐，却也有我的風流。我常常在夕陽西曬時騎了車迎着天邊扁大的日頭直追。日頭是追不到的，有沒有夸父的荒誕，但晚景的溫存卻被我這樣偷嘗了不少。有三兩幅畫圖似的經驗至今還是栩栩的留着。只說看夕陽我們平常只知道登山或是臨海，但實際只須遼闊的天際，平地上的晚霞有時也是一樣的神奇。有一次我趕到一個地方，手把着一家村莊的籬笆，隔着一大田的麥浪，看西天的變幻。有一次是正衝着一條寬廣的大道，過來一大羣羊放草歸來的，偌大的太陽在它們後背放射着萬縷的金輝，天上却是烏青青的，只勝這不可偏視的威光中的一條大路，一羣生物！我心頭頓時感着神異性的壓迫，我真的跪下了，對着這冉冉漸翳的金光，再有一次是更不可忘的奇景，那是臨着一大片望不到頭的草原，滿開着豔紅的罌粟，在青草裏亭亭的像是萬盞的金燈，陽光從褐色雲裏斜着過來，幻成一種異樣的紫色，透明似的不可逼視，霎那間在我迷眩了的視覺中，這草田變成了……不說也罷，說來你們也是不信的！

一別二年多了，康橋，誰知我這思鄉的隱憂也不想別的，我只要那晚鐘撼動的黃昏，沒遮攔的田野，獨自斜倚在軟草裏，看第一個大星在天邊出現。

十五年一月十五日

自剖

我是個好動的人，每回我身體行動的時候，我的思想也彷彿就跟着跳盪。我做的詩，不論它們是怎樣的『無聊』，有不少是在行旅期中想起的。我愛動，愛看動的事物，愛活潑的人，愛水，愛空中的飛鳥，愛車窗外掣過的田野山水。星光的閃動，草葉上露珠的顫動，花鬚在微風中的搖動，雷雨時雲空的變動，大海中波濤的汹涌，都是在在觸動我感興的情景。是動，不論是什麼性質，就是我的興趣，我的靈感。是動就會催快我的呼吸，加添我的生命。

近來却大大的變樣了。第一我自身的肢體，已不如原先靈活；我的心也同樣的感受了。不知是年歲還是什麼的拘繫。動的現象再不能給我歡喜，給我啟示。先前我看着在陽光中閃鏗的金波，就彷彿看見了神仙宮闈——什麼荒誕美麗的幻覺，不在我的腦中一閃閃的掠過；現在不同了，陽光只是陽光，流波只是流波，任憑景色怎樣的燦爛，再也照不化我的呆木的心靈。我的思想，如其偶爾有，也只是岩石上的籐蘿，貼着枯乾的粗糙的石面，極困難的甦着；顏色是蒼黑的，恣態是崛強的。

我自己也不懂得何以這變遷來得這樣的突兀，這樣的深微。原先我在人前自覺竟是一注的流泉，在在有飛沫，在在有閃光；現在這泉眼，如其還在，彷彿是叫一塊石板不留餘隙的給鎮住了。我再沒有先前那樣蓬勃的情趣，每回我想說話的時候，就覺着那石塊的重壓，怎麼也掀不動，怎麼也推不開。

結果只能自安沉默！「你再不用想什麼了，你再沒有什麼可想的了！」「你再不用開口了，你再沒有什麼話可說的了。」我常覺得我沉悶的心府裏有這樣半嘲諷半弔唁的諍囑。

說來我思想上或經驗上也並不會受什麼過分劇烈的戟刺。我處境是向來順的，現在如其有不同，只是更順了的那麼爲什麼這變遷遠的不說，就比如我年前到歐洲去時的心境阿！我那時還不是一隻初長毛角的野鹿？什麼顏色不激動我的視覺，什麼香味不奮興我的嗅覺？我記得我在意大利寫遊記的時候，情緒是何等的活潑，興趣何等的醇厚，一路來眼見耳聽心感的種種，那一樣不活栩栩的叢集在我的筆端，尋求充分的表現！如今呢？我這次到南方去，來回也有一個多月的光景，這期內眼見耳聽心感的事物也該有不少。我未動身，又何嘗不自喜此去又可以有機會飽餐西湖的風色，鄧尉的梅香——單提一兩件最合我脾胃的事。有好多朋友也曾期望我在這閑暇的假期中採集一點江南風趣，歸來時，至少也該帶回一兩篇爽口的詩文，給在北京泥土的空氣中活命的朋友們一些清醒的消遣。但在事實上不但在南中時我白瞪着大眼，看天亮換天昏，又閉上了眼，拼天昏換天亮，一枝禿筆跟着我涉海去，又跟着我涉海回來，正如岩洞裏的一根石筍，壓根兒就沒一點搖動的消息。就在我回京後這十來天，任憑朋友們怎樣的催促，自己良心怎樣的責備，我的筆尖上還是滴不出一點墨濺來。我也曾勉強想想，勉強想寫，但到底還是白費！可怕是這心靈驟然的呆頓，完全死了不成？我自己

在疑惑！

說來是時局也許有關係。我到京幾天就逢着空前的血祭。五卅事件發生時我正在意大利山中，採茉莉花編花籃兒玩，翡冷翠山中只見明星與流螢的交換，花香與山色的溫存，俗氣是吹不到的。直到七月間到了倫敦，我才理會國內風光的慘淡，等得我趕回來時，設想中的激昂，又早變成了明日黃花，看得見的痕跡只有滿城黃牆上墨彩斑斕的「泣告」。

這回却不同。屠殺的事實不僅是在我住的城子裏發見，我有時竟覺得是我自己的靈府裏的一個慘象。殺死的不僅是青年們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彷彿遭着了致命的打擊，比是國務院前的斷脰殘肢，再也不能回復生動與連貫。但這深刻的難受在我是無名的，是不能完全解釋的。這回事變的奇慘性引起憤慨與悲切是一件事，但同時我們也知道在這根本起變態作用的社會裏，什麼怪誕的情形都是可能的。屠殺無辜，還不是年來最平常的現象。自從內戰糾結以來，在受戰禍的區域內，那一處村落不曾分到過遭姦污的女性，屠殘的骨肉，供犧牲的生命財產。這無非是給冤氣團結的地面上多添一團更集中更鮮艷的怨毒。再說那一個民族的解放史能不濃濃的染着 Martyrs 的腔血？俄國革命的開幕就是二十年前冬宮的血景。只要我們有識力認定，有膽量實行，我們理想中的革命，這回羔羊的血就不會是白塗的。所以我個人的沉悶決不完全是這回慘案引起的感情作用。

愛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殘殺的空氣中，我的神經每每感受一種不可名狀的壓迫。記得前年奉直戰爭時我過的那日子簡直是一團黑漆，每晚更深時，獨自抱着腦壳伏在書棹上受罪，彷彿

整個時代的沉悶蓋在我的頭頂——直到寫下了『毒藥』那幾首不成形的咒詛詩以後，我心頭的緊張才漸漸的緩和下去。這回又有同樣的情形；只覺着煩，只覺着悶，感想來時只是破碎，筆頭只是笨滯。結果身體也不舒暢，像是蠟油塗抹住了全身毛竅似的難過。一天過去了，又是一天，我這裏又在重演更深獨坐箍緊腦壳的姿勢，窗外皎潔的月光，分明是在嘲諷我內心的枯窘。

不，我還得往更深處按。我不能叫這時局來替我思想驟然的呆頓負責，我得往我自己生活的底裏找去。

平常有幾種原因可以影響我們的心靈活動。實際生活的牽掣可以刮去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閒暇，積成一種壓迫。在某種熱烈的理想不曾得滿足時，我們感覺精神上的煩悶與焦躁，失望更是顛覆內心平衡的一個大原因；較劇烈的種類可以麻痹我們的靈智，淹沒我們的理性。但這些都合不上我的病源；因為我在實際生活裏已經得到十分的幸運，我的潛在意識裏，我敢說不該有什麼壓着的欲望在作怪。

但是在實際上反過來看，另有一種情形可以阻塞或是減少你心靈的活動。我們知道舒服、健康、幸福，是人生的目標，我們因此推想我們痛苦的起點是在望見那些目標而得不到的時候。我們常聽人說：『假如我像某人那樣生活無憂我一定可以好好的做事，不比現在整天的精神全化在瑣碎的煩惱上。』我們又聽說：『我不能做事就為身體太壞，若是精神來得，那就……』我們又常常設想：

福的境界，我們想『只要有一個意中人在跟前，那我一定奮發，什麼事做不到？』但是不在事實上舒服，健康，幸福，不但不一定是幫助或獎勵心靈生活的條件，它們有時正得相反的效果。我們看不起有錢人，在社會上得惹人，肌肉過分發展的運動家，也正在此，至於少年人幻想中的美滿幸福，我敢說等得當真有了紅袖添香，你的書也就讀不出所以然來，且不說什麼在學問上或藝術上更認真的工作。那末生活的滿足是我的病源嗎？

『在先前的日子，』一個真知我的朋友，就說：『正為是你生活不得平衡，正為你有欲望不得滿足，你的壓在內裏的 *Unfulfilled* 就形成一種昇華的現象，結果你就借文學來發洩你生理上的鬱結；（你不常說你從事文學是一件不預期的事嗎？）這情形又容易在你的意識裏形成一種虛幻的希望，因為你的寫作得到一部分讚許，你就自以為確有相當創作的天賦，以及獨立思想的能力。但你祇是自寬自，實在你並沒有什麼超人一等的天賦，你的設想多半是虛榮，你的以前的成績只是昇華的結果。所以現在等得你生活換了樣，感情上有了安頓，你就發見你向來寫作的來源頓呈萎縮甚至枯竭的現象，而你又不願意承認這情形的實在，妄想到你身子以外去找你思想枯窘的原因，所以你就不由的感到深刻的煩悶。你只是對你自己生氣，不甘心承認你自己的本相，不，你原來並沒有三頭六臂的！

『你對文藝並沒有真興趣，對學問並沒有真熱心。你本來沒有什麼更高的志願，除了相當合理的

的生活，你只配安分做一個平常人，享你命裏鑄定的「幸福」；在事業界，在文藝創作界，在學問界內，全沒有你的位置，你真的沒有那能耐。不信你只要自問在你心裏的心裏有沒有那無形的「推力」？整天整夜的惱着你，逼着你，督着你，放開實際生活的全部，單望着不可捉摸的創作境界裏去冒險？是的，頂明顯的關鍵就是那無形的推力或是衝動（The Impulse），沒有它人類就沒有科學，沒有文學，沒有藝術，沒有一切超越功利實用性質的創作。你知道在國外（國內當然也有，許沒那樣多）有多少人被這無形的推力驅使著，在實際生活上變成一種離魂病性質的變態動物，不但人間所有的虛榮永遠沾不上他們的思想，就連維持生命的睡眠飲食，在他們都失了重要，他們全部的心力只是在他們那無形的推力所指示的特殊方向上集中應用。怪不得有人說天才是瘋癲；我們在巴黎倫敦不就到處碰得着這類怪人？其他是一個美術家，惱着他的就只怎樣可以完全表現他那理想中的形體；一個綫條的準確，某種色彩的調諧，在他會得比他生身父母的生死與國家的存亡更重要，更迫切，更要求注意。我們知道專門學者有終身掘墳墓的研究蚊蟲生理的，觀察億萬萬里外一個星的動定的。並且他們決不問社會對於他們的勞力有否任何的認識，那就是虛榮的進路，他們是被一點無形的推力的魔鬼蓋定了的。

『這是關於文藝創作的話。你自問有沒有這種情形。你也許經驗過什麼「靈感」，那也許有，但你却不要把剝那誤認作永久的，虛幻認作真實。至於說思想真實學問的話，那也得背後有一種推力。

方向許不同，性質遠是不變。做學問你得有原動的好奇心，得有天然熱情的態度去做求知識的工夫。眞思想家的準備，除了特強的理智，還得有一種原動的信仰；信仰或尋求信仰，是一切思想的出發點。極端的懷疑派思想也，只是期望重新位置信仰的一種努力。從古來沒有一個思想家不是宗教性的。在他們，各按各的傾向，一切人生的和理智的問題是實在有的；神的有無，善與惡，本體問題，認識問題，意志自由問題，在他們看來都是含逼迫性的現象，要求合理的解答——比山嶺的崇高，水的流動，愛的甜蜜更眞，更實在，更聳動。他們的一點心靈，就永遠在他們設想的一種或多種問題的周圍飛舞，旋繞，正如燈蛾之於火，燄犧牲自身來貫徹火燄中心的秘密，是他們共有的決心。

「這種慘烈的情形，你怕也沒有吧？我不說你的心幕上就沒有思想的影子；但它們怕只是虛影，像水面上的雲影，雲過影子就跟着消散，不是石上的雷痕越日久越深刻。」

「這樣說下來，你倒可以安心了！因為個人最大的悲劇是設想一個虛無的境界來誑騙你自己；騙不到底的時候你就得忍受「幻滅」的莫大的苦痛。與其那樣，還不如及早認清自己的深淺，不要把不必要的負擔，放上支撐不住的肩背，壓壞你自己，還難免旁人的笑話！朋友，不要迷了，定下心來享你現成的福分吧；思想不是你的分，文藝創作不是你的分，獨立的事業更不是你的分！天生抗了重擔來的，那也沒法想（那一個天才不是活受罪！）你是原來輕鬆的，這是多可羨慕，多可賀喜的一個發見！算了，朋友！」

三月二十五至四月一日

・選自自剖・

再剖

你們知道喝醉了想吐吐不出或是吐不爽快的難受不是這就是我現在的苦惱；腸胃裏一陣陣的作惡，腥膩從食道裏往上泛，但這喉關偏跟你別扭，它捏住你，逼住你，逼着你——不，它且不給你痛快哪！前天那篇『自剖』，就好比是吐出來的幾口苦水，過後只是更難受，更覺着往上冒。我告你我想要怎麼樣。我要孤寂：要一個靜極了的地方——森林的中心，山洞裏，牢獄的暗室裏——再沒有外界的影響來逼迫或引誘你的分心，再不須計較旁人的意見，喝米或是嘲笑；當前唯一的對象是你自己：你的思想，你的感情，你的本性。那時它們再不會躲避，不會隱遁，不會裝作；赤裸裸的聽憑你察看，檢驗，審問。你可以放膽解去你最後的一縷遮蓋，袒露你最自憐的創傷，最掩諱的私衷。那才是你痛快一吐的機會。

但我現在的生活情形不容我有那樣一個時機。白天太忙（在人前一個人的靈性永遠是蜷縮在壳內的蝸牛），到夜間，比如此刻，靜是靜了，人可又倦了，惦着明天的事情又不得不早些休息。阿，我真羨慕戲臺上放着那塊磨磚上的佛像，他在他的蓮台上瞑目坐着，什麼都搖不動他那入定的圓澄。我們尸骨不灰惱網裏過日子的衆生，怎敢企望那光明無礙的境界！有鞭子下來，我們躲；見好喫的，我們垂涎；聽聲響，我們着忙；逢着痛癢，我們看惱。我們是鼠，是狗，是刺蝟，是天上星星與地上泥土間爬着

的蟲。那裏有工夫，即使你有心想親近你自己？那裏有機會，即使你想痛快的一吐？

前幾天也不知無形中經過幾度掙扎，才嘔出那幾口苦水，這在我雖則難受還是照舊，但多少總算是發洩。事後我私下覺着媿悔，因為我不該拿我一己苦悶的骨鯁，強讀着們陪着我吞咽。是苦水就不免薰蒸的惡味。我承認這完全是我自私的行為，不敢望恕的。我唯一的解嘲是這幾口苦水的確是從我自己的腸胃裏嘔出——不是去潑水桶裏舀來的。我不曾期望同情，我只要朋友們認識我的深淺——（我的淺）我最怕朋友們的容寵容易形成一種虛擬的期望；我這操刀自剖的一個目的，就在及早解卸我本不該扛上的担負。

是的，我還得往底裏按，往更深處剖。

最初我來編輯副刊，我有一個願心。我想把我自己整個兒交給能容納我的讀者們，我心目中的讀者們，說實話，就只這時代的青年。我覺着只有青年們的心窩裏有容我的空隙，我要假着他們的熱血，聽他們的脈搏。我要在我自己的情感裏發見他們的情感，在我自己的思想裏反映他們的思想。假如編輯的意義只是選稿，配版，付印，拉稿，那還不如去做銀行的夥計——有出息得多。我接受編輯副刊的機會，就為這不單是機械性的一種任務。（感謝晨報主人的信任與容忍，）晨副變了我的喇叭，從這管口裏我有自由吹弄我古怪的不調諧的音調。它是我的鏡子，在這平面上描畫出我古怪的不調諧的形狀。我也決不掩諱我的原形。我就是我。記得我第一次與讀者們相見，就是一篇供狀。我的經

過，我的深淺，我的偏見，我的希望，我都曾經再三的聲明，怕是你們早聽厭了。但起初我有一種期望是真的——期望我自己。也不知那時因為什麼原因我竟有那活潑的一副勇氣。我宣言我自己跳進了這現實的世界，存心想來對準人生的面目認他一個仔細。我信我自己的熱心（不是知識）多少可以給我一些對敵力量的。我想拚這一天，把我的血肉與靈魂，放進這現實世界的磨盤裏去捱，鋸齒下去拉——我就要嘗那味兒！只有這樣，我想，才可以期望我主辦的刊物多少是一個有生命氣息的東西；才可以期望在作者與讀者間發生一種活的關係；才可以期望讀者們覺着這一長條報紙與黑的字印的背後的確至少有一個活着的人與一個動着的心，他的把握是在你的腕上，他的呼吸吹在你的臉上，他的歡喜，他的惆悵，他的迷惑，他的傷悲，就比是你自己的，的確是從一個可認識的主體上發出來的變化——是站在台上人的姿態——不是投射在白幕上的虛影。

並且我當初也並不是沒有我的信念與理想。有我崇拜的德性，有我信仰的原則。有我的事，物，也有我痛疾的事物。往理性的方向走，往愛心與同情的方向走，往光明的方向走，往美的方向走，往健康快樂的方向走，往生命更多更大更高的生命方向走——這是我那時的一點『赤子之心』。我恨的是這時代的病象，什麼都是病象：猜忌，詭詐，小巧，傾軋，挑撥，殘殺，互殺，自殺，憂愁，作偽，獸獸。我不是醫生，不會治病；我就有一雙手，趁它們活靈的時候，我想，或許可以替這時代打開幾扇窗，多少讓空氣流通些，濁的毒性的出去，清醒的潔淨的進來。

但緊接着我的狂妄的招搖，我最敬畏的一個前輩（看了我的馬劉叔和文）就給我當頭一棒：

「……既立意來辦報而且鄭重宣言」決意改變我對人的態度，」那——自己的思想就得先磨治一番，不能單憑主覺，隨便說了就算完事。迎上前去，不要又退了回來！一時的興奮，是無用的，說話越覺得響亮起勁，跳躍有力，其實卻是內心的虛弱，何況說出褻頹悞喪的語氣，教一般青年看了，更給他們以可怕的影響，似乎不是志摩這番挺身而出馬的本意……」

迎上前去，不要又退了回來！這一喝這幾個月來就沒有一天不在我「虛弱的內心」裏迴響。實際上自從我喊出「迎上前去」以後，即使不曾撐開了往後退，至少我自己覺不得我的腳步曾經向前挪動。今天我再不能容我自己這夢夢的下去。算清虧欠，在還算得清的時候，總比窩着渾着強。我不能不自割。冒着「說出褻頹悞喪的語氣」的危險，我不能不利用這反省的鋒刃，劈去剝着我心身的累贅，淤積，或許這來倒有自我真得解放的希望！

想來這做人真是奧妙。我信我們的生活至少是複性的。看得見，覺得着的生活是我們的顯明的生活，但同時另有一種生活，跟着知識的開豁逐漸胚胎，成形，活動，最後支配前一種的生活，比是我們投在地上的身影，跟着光亮的增加漸漸由模糊化成清晰，形體是不可捉的，但它自有它的奧妙的存在，你動它跟着動，你不動它跟着不動。在實際生活的匆遽中，我們不易辨認另一種無形的生活的並

存，正如我們在陰地裏不見我們的影子；但到了某時候某境地忽的發見了它，不容否認的踵接着你的腳跟，比如你晚間步月時發見你自己的身影。它是你的性靈的或精神的生活。你覺到你有超實際生活的性靈生活的俄傾，是你一生的一个大關鍵！你許到極遲才覺悟（有人一輩子不得機會），但你實際生活中的經歷，動作，思想，沒有一絲一屑不同時在你那跟着長成的性靈生活中留着『對號的存根』。正如你的影子不放過你的一舉一動，雖則你不注意到或看不見。

我這時候就比是一個人初次發見他有影子的情形。驚駭，訝異，迷惑，聳悚，猜疑，恍惚同時並起，在這辨認你自身另有一個存在的時候。我這輩子只是在生活的道上盲目的前衝，一時踏入一個泥潭，一時踏折一支草花，只是這無目的的奔馳；從那裏來，向那裏去，現在在那裏，該怎麼走，這些根本的問題却從不曾到我的心。但這時候突然的，恍然的，我驚覺了。彷彿是一向跟着我形體奔放的影子忽然阻住了我的前路，責問我這匆匆的究竟是為什麼！

一種新意識的誕生。這來我再不能盲衝，我至少得認明來蹤與去跡，該怎樣走法如其有目的地，該怎樣準備如其前程還在遙遠？

阿，我何嘗願意吞這果子，早知有這多的麻煩！現在我第一要考查明白的是這『我』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然後再決定掉落在這生活道上的『我』的趕路方法。以前種種動作是沒有這新意識作主宰的；此後，什麼都得由它。

四月五日
・遷自自割・

想飛

假如這時候窗子外有雪——街上，城牆上，屋脊上，都是雪，胡同口一家屋簷下假着一個戴黑兜帽的巡警，半攏着睡眠，看棉團似的雪花在半空中跳着玩……假如這夜是一個深極了的啊，不是壁上掛鐘的時針指示給我們看的深夜，這深就比是一個山洞的深，一個往下鑽螺旋形的山洞的深……

假如我能有這樣一個深夜，它那無底的陰森拾起我遍體的毫管；再能有窗子外不住往下篩的雪，篩淡了遠近間颯動的市謠，篩泯了在泥道上掙扎的車輪。篩滅了腦壳中不妥協的潛流……

我要那深，我要那靜。那在樹蔭濃密處躲着的夜鷹，輕易不敢在天光還在照亮時出來睜眼。思想它也得等。

青天裏有一點子黑的。正銜着太陽耀眼，望不真，你把手遮着眼，對着那兩株樹縫裏瞧，黑的，有排子來大，有桃子來大——嘿，又移着往西了！

我們吃了中飯出來到海邊去。（這是英國康槐爾極南的一角，三面是大西洋。）最麗麗的叫響從我們的腳底下勻勻的往上顛，齊着腰，到了肩高，過了頭頂，高入了雲，高出了雲。阿，你能不能把一種

急震的樂音想像成一陣光明的細雨，從藍天裏衝着這平舖着青綠的地面不住的[？]下，那雨點都是跳舞的小脚，安琪兒的。雲雀們也吃過了飯，離開了它們卑微的地窠飛往高處做工去。上帝給它們的工作，替上帝做的工作。瞧着這兒一隻，裏邊又起了兩！一起就衝着天頂飛，小翅膀動活的多快活，圓圓的，不躊躇的飛——它們就認識青天。一起就開口唱，小嗓子活動的多快活，一顆顆小精圓珠子直往外唾，亮亮的唾，脆脆的唾——它們讚美的是青天。瞧着這飛得多高，有豆子大，有芝麻大，黑刺刺的一層，直頂着無底的天頂細細的搖——這全看不見了，影子都沒了！但這光明的細雨還是不住的下着……

飛。『其翼若垂天之雲……背負蒼天，而莫之天闕者』那不容易見着。我們鎮上東闕廂外有一座黃泥山，山頂上有一座七層的塔，塔尖頂着天。塔院裏常常打鐘，鐘聲響動時，那在太陽西曬的時候，多一枝豔豔的大紅花貼在西山的鬢邊，迴照着塔山上的雲彩——鐘聲響動時，繞着塔頂尖，摩着塔頂天，穿着塔頂雲，有一隻兩隻有時三隻四隻有時五隻六隻，纏着爪往地面瞧的『餓老鷹』撐開了它們灰蒼蒼的大翅膀，沒掛戀似的，在盤旋，在半空中浮着，在晚風中洩着，彷彿是按着塔院鐘的波盪來，練習圓舞似的。那是我做孩子時的『大鵬』。有時好天抬頭不見一瓣雲的時候，聽着鵝愛愛的叫響，我們就知道那是寶塔上的餓老鷹尋食吃來了，這一想像半天裏，禿頂圓睛的英雄，我們背上的小

翅膀骨上就彷彿露出了一鏈鏈鐵刷似的羽毛，搖起來呼呼響的，尸一擺就沖出了書房門，鑽入了玳瑁鑲邊的白雲裏玩兒去；誰耐煩站在先生書桌前晃着身子背早上上的多難背的書！阿飛！不是那在樹枝上矮矮的跳着的麻雀兒的飛；不是那奏天黑從堂扁後背沖出來趕蚊子咬的蝙蝠的飛；也不是那軟尾巴軟嗓子做窠在堂檐上的燕子的飛。要飛就得滿天飛，風攔不住雲擋不住的飛，一翅膀就跳過一座山頭，影子下來遮得陰二十畝稻田的飛，到天晚飛倦了，就來繞着那塔頂尖順着風向打圓圈做夢……聽說餓老鷹會抓小鷄！

飛。人們原來都是會飛的。天使們有翅膀，會飛，我們初來時也有翅膀，會飛。我們最初來就是飛了來的，有的做完了事還是飛了去，他們是可羨慕的，但大多數人是忘了飛的，有的翅膀上吊了毛不長再也飛不起來，有的翅膀叫膠水給膠住了再也拉不開，有的羽毛叫人給修短了像鴿子似的只會在地上跳，有的拿背上一對翅膀上常舖去典錢使過了期再也贖不回……真的，我們一過了做孩子的日子就掉了飛的本領。但沒了翅膀或是翅膀壞了不能用是一件可怕的事，因為你再也不能飛回去了，你蹲在地上呆望着飛不上去的天，看旁人有福氣的一程一程的在青雲裏逍遙，那多可憐。而且翅膀又不比是你腳上的鞋，穿爛了可以再問媽要一雙去，翅膀可不成，折了一根毛就是一根，沒法給補的。還有，單顧着你翅膀也還不定規到時候能飛，你這身子要是不謹慎養太肥了，翅膀力量小再也拖不起，

也是一樣難不是一對小翅膀，馱不起一個胖肚子，那情形多可笑！到時候你聽人家高聲的招呼說，朋友，回去罷，趁這天還有紫色的光，你聽他們的翅膀在半空中沙沙的搖響，柔柔的春雲跳過來擁着他們的肩背，望着最光明的來處翩翩的，再再的，輕烟似的化出了你的視域，像雲雀似的只留下一瀉光明的驟雨——“Thou art unseen, but yet I hear thy shrill delight”——那你，獨自在泥塗裏淹着，夠多難受，夠多懊惱，夠多寒儉！趁早留神你的翅膀，朋友。

是人沒有不想飛的。老是在這地面上爬着，夠多厭煩，不說別的。飛出這圈子，飛出這圈子！到雲端裏去，到雲端裏去！那個心裏不成天千百遍的這麼想飛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這彈丸在大空裏滾着，從陸地看到海，從海再看回陸地。凌空去看一個明白——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權威，做人的交代。這皮囊要是太重挪不動，就擲了它，可能的話，飛出這圈子，飛出這圈子！

人類初發明用石器的時候，已經想長翅膀。想飛。原人洞壁上畫的四不像，它的背上擁着翅膀；拿着弓箭趕野獸的，他那肩背上也給安了翅膀。小愛神是有一對粉嫩的肉翅的。埃開拉斯 (Icarus) 是人類飛行史裏第一個英雄，第一次犧牲。安琪兒（那是理想化的人）第一個標記是幫助他們飛行的翅膀。那也有沿革——你看西洋畫上的表現，最初像是一對小精緻的令旗，胡蝶似的粘在安琪

兒們的背上，象真的，不靈動的。漸漸的翅膀長大了，地位安穩了；毛羽豐滿了。畫圖上的天使們長上了真的可能的翅膀。人類初次實現了翅膀的觀念，徹悟了飛行的意義。梭開拉斯閃不死的靈魂，回來投生又投生。人類最大的使命，是製造翅膀；最大的成功是飛！理想的極度，想像的止境，從人到神！詩是翅膀上出世的；哲理是在空中盤旋的。飛！超脫一切，籠蓋一切，掃盪一切，吞吐一切。

你上那邊山峯頂上試去，要是度不到這邊山峯上，你就得到這萬丈的深淵裏去找你的葬身地！「這人形的鳥會有一天試他第一次的飛行，給這世界驚駭，使所有的著作讚美，給他所從來的棲息處永久的光榮。」啊達文塞！

但是飛自從梭開拉斯以來，人類的工作是製造翅膀，還是束縛翅膀？這翅膀，承上了文明的重量，還能飛嗎？都是飛了來的，還都能飛了回去嗎？釘住了，烙住了，壓住了，——這人形的鳥會，有試他第一次飛行的一天嗎……

同時天上那一點子黑的已經迫近在我的頭頂，形成了一架鳥形的機器，忽的機沿一側，一球光直往下注，轟的一聲炸響，——炸碎了我在飛行中的幻想，青天裏平添了幾堆破碎的浮雲。

「迎上前去」

這回我不撒謊，不打隱諱，不唱反調，不來烘托；我要說幾句至少我自己信得過的話，我要痛快的招認我自己的虛實，我願意把我的花押畫在這張供狀的末尾。

我要求你們大量的容許准我，在我第一天接手續報副刊的時候，紹介我自己，解釋我自己，鼓勵我自己。

我相信真的理想主義者是受得住眼看他往常保持着的理想萎成灰，碎成斷片，爛成泥，在這灰這斷片這泥的底裏他再來發現他更偉大更光明的理想。我就是這樣的一個。

只有信生病是榮耀的人們才來不知取的高聲嚷痛；這時候他聽着有腳步聲，他以為有幫助他的人向着他來，誰知是他自己的靈性離了他去！真有志氣的病人，在不能自己豁脫苦痛的時候，寧可死休，不來忍受醫藥與慈善的侮辱。我又是這樣的一個。

我們在這生命裏到處碰頭失望，連續遭逢「幻滅」，頭頂只見烏雲，地下滿是黑影；同時我們的年歲，病痛，工作，習慣，惡狠狠的壓上我們的肩背，一天重似一天，在無形中嘲諷的呼喝着：『倒，倒，你這不量力的蠢才！』因此你看這滿路的倒尸，有全死的，有半死的，有爬着掙扎的，有默無聲息的……嘿！生命這十字架，有幾個人抗得起來？

但生命還不是頂重的担負。比生命更重實更壓得死人的是思想。那十字架。人類心靈的歷史裏能有幾個天成的孟賁烏育？在思想可怕的戰場上我們就只祇有數得清有限的幾具光榮的屍體。

我不敢非分的自誇；我不夠狂，不夠妄。我認識我自己力量的止境，但我却不能制止我看了這時候國內思想界萎靡現象的憤懣與羞惡。我要一把抓住這時代的腦袋，問他要一點真思想的精神給我看看——不是借來的稅來的冒來的描來的東西，不是紙糊的老虎，搖頭的傀儡，蜘蛛網幕面的偶像；我要的是筋骨裏迸出來，血液裏激出來，性靈裏逃出來，生命裏震盪出來的真純的思想。我不來問他要，是我的懦弱；他拿不出來給我，是他的恥辱。朋友，我要你選定一邊，假如你不能站在我的對面，拿出我要的東西來給我，你就得站在我這一邊，幫着我對這時代挑戰。

我預料有人笑罵我的大話。是的，大話。我正嫌這年頭的話太小了；我們得造一個比小更小的字來形容這年頭聽着的說話，寫下印成的文字；我們得請一個想像力細緻如史魏夫脫 (Dean Swift) 的來描寫那些說小話的小口，說尖話的尖嘴。一大羣的食蟻獸！他們最大的快樂是忙着他們的尖喙在泥土裏墜尋細微的螞蟻。螞蟻是吃不完的，同時這可笑的尖嘴却益發不住的向尖的方向進化，小心再隔幾代連螞蟻這食料都顯太大了！

我不來談學問，我不配。我書本的知識是真的十二分的有限。年輕的時候我念過幾本極普通的中國書。這幾年不但沒有知新，溫故都說不上，我實在是固陋，但我却抱定孔子的一句話——知之為知。

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一決不來強不知為知；我並不看不起國學與研究國學的學者，我十二分的尊敬他們，只是這部分的工作我只能豔羨的看他們去做，我自己恐怕不但今天，竟許這輩子都沒希望參加的了。外國書呢？看過的書雖則有幾本，但是真說得上「我看過的」能有多少，說多一點，三兩篇戲，十來首詩，五六篇文章，不過這樣罷了。

科學我是不懂的，我不曾受過正式的訓練，最簡單的物理化學，都說不明白；我要是不預備就去考中學校，十分裏有九分是落第，你信不信！天上我只認識幾顆大星，地上幾棵大樹；這也不是先生教我從的；先生那裏學來的，十幾年學校教育給我的，究竟有些什麼，我實在想不起，說不上我記得的，只是幾個教授可笑的嘴臉與課堂裏強烈的催眠的空氣。

我人事的經驗與知識也是同樣的有限，我不曾做過工；我不曾嘗味過生活的艱難，我不曾打過仗，不曾坐過監，不曾進過什麼秘密黨，不曾殺過人，不曾做過買賣，發過一個大的財。

所以你看，我只是個極平常的人，沒有出人頭地的學問，更沒有非常的經驗。但同時我自信我也有我與人不同的地方。我不曾投降這世界，我不受它的拘束。

我是一隻沒籠頭的野馬，我從來不曾站定過。我人是在這社會裏活着，我却不是這社會裏的一個，像是有離魂病似的，我這軀殼的動靜是一件事，我那夢魂的去處又是一件事。我是一個傻子；我曾經妄想在這流動的生裏發現一些不變的價值，在這打謊的世上尋出一些不磨滅的真，在我這靈魂

的冒險是生命核心裏的意義；我永遠在無形的經驗的巉巖上爬着。

冒險——痛苦——失敗——失望，是跟着來的，存心冒險的人就得打算他最後的失望；但失望却不是絕望，這分別很大。我是曾經遭受失望的打擊，我的頭是流着血，但我的頸子還是硬的；我不能讓絕望的重量壓住我的呼吸，不能讓悲觀的慢性病侵蝕我的精神，更不能讓厭世的惡質染黑我的血液。厭世觀與生命是不可並存的，我是一個生命的信徒，初起是的，今天還是的，將來我敢說，也是的。我決不容忍性靈的頹唐，那是最不可救藥的墮落，同時却繼續軀殼的存在；在我，單這開口說話，提筆寫字的事實就表示後背有一個基本的信仰，完全的沒破綻的信仰，否則我何必再做什麼文章，辦什麼報刊？

● 但這並不是說我不感受人生遭遇的痛創；我決不是那童駭性的樂觀主義者；我決不來指着黑影說這是陽光，指着雲霧說這是青天，指着分明的惡說這是善；我並不否認黑影，雲霧與惡，我只是不懷疑陽光與青天與善的實在；暫時的掩蔽與侵蝕不能使我們絕望，這正應得加倍的激動；我們尋求光明的決心。前幾天我覺着異常懊喪的時候，無意中翻着尼采的一句話，極簡單的幾個字却涵有無窮的意義與強悍的力量，正如天上星斗的縱橫與山川的纏繞在無聲中暗示你人生的奧義，祛除你的迷惘，照亮你的思路，他說『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The sufferer has no right to pessimism)我那時感受一種異樣的驚心，一種異樣的澈悟——

我不辭痛苦，因為我要認識你，上帝！

我甘心，甘心在火鍊裏存身，

到最後那時辰見我的真，

見我的真，我定了主意，上帝，再不遲疑！

所以我這次從南邊回來，決意改變我對人生的態度，我寫信給朋友說這來要來認真做一點『
人的事業』了。

我再不想成仙，蓬萊不是我的分；

我只要這地面，情願安分的做人。

在我這「決心做人，決心做一點認真的事業」是一個思想的大轉變；因為先前我對這人生只是不調和不承認的態度，因此我與這現世界並沒有什麼相互的關係，我是我，它是它，它不能責備我，我也不來批評它。但這來我決心做人的宣言却就把我放進了一個有關係，負責任的地位，我再不能張着眼睛做夢，從今起得把現實當現實看：我要來察看，我要來檢查，我要來清除，我要來顛撲，我要來挑戰，我要來破壞。

人生到底是什麼？我得先對我自己給一個相當的答案。人生究竟是什麼？為什麼這形形色色的，紛擾不清的現象——宗教，政治，社會，道德，藝術，男女經濟我來是來了，可還是一肚子的不明白，我得

慢慢的看古玩似的，一件件拿在手裏看一個清切再來說話，我不敢保證我的話一定在行，我敢擔保的只是我自己思想的忠實；我前面說過我的學識是極淺陋的，但我却並不因此自餒，有時學問是一種束縛，知識是一層障礙，我只要能信得過我能看的眼，能感受的心，我就有我的話說；至於我說的話有沒有人聽，有沒有人懂，那是另外一件事我管不着了——『有的人身死了才出世的』誰知道一個人有沒有真的出世那一天？

是的，我從今起要迎上前去，生命第一個消息是活動，第二個消息是搏鬥，第三個消息是決定，思想也是的，活動的上下文就是搏鬥，搏鬥就包含一個搏鬥的對象，許是人，許是問題，許是現象，許是思想本體。一個武士最大的期望是尋着一個相當的敵手，思想家也是的，他也要一個可以較量他充分的力量的對象，『攻擊是我的本性』一個哲學家說，『要與你的對手相當』——這是一個正直的決鬥的第一個條件。你心存鄙夷的時候你不能搏鬥，你占上風，你認定對手無能的時候你不應當搏鬥。我的戰略可以約成四個原則：——第一，我專打正占勝利的對象——在必要時我暫緩我的攻擊等他勝利了再開手。第二，我專打沒有人打的對象，我這邊不會有助手，我單獨的站定一邊——在這搏鬥中我難為的只是我自己。第三，我永遠不來對人的攻擊——在必要時我只拿一個人格當顯微鏡用，借它來顯出某種普遍的，但却隱遁不易踪跡的惡性。第四，我攻擊某事物的動機，不包含私人嫌隙的關係，在我攻擊是一個善意的，而且在某種情況下，感恩的惡證。』

這位哲學家說，我現在僭引我自己的戰略，我盼望我將來不至於在搏鬥的沈酣中忽略了預定的規程。我現在懇求你們隨時提醒。我現在戴我的手套去！

· 選自自剖 ·

悼沈叔薇

（沈叔薇是我的一個表兄，從小同學，高小中學（杭州一中）都是同班畢業的，他是今年九月死的）

叔薇，你竟然死了，我常常的想着你，你是我一生最密切的一個人，你的死是我的一個不可補償的損失。我每次想到生與死的究竟時，我不定覺得生是可欲，死是可悲，我自己的經驗與觀察只使我相信生的底質是苦不是樂，是悲哀不是幸福，是淚不是笑，是拘束不是自由。因此從生入死，在我有時看來，只是解化了實體的存在，脫離了現象的世界，你原來能辨別苦樂，忍受磨折的性靈，在這最後的呼吸離竅的俄頃，又投入了一種異樣的冒險。我們不能輕易的斷定那一邊沒有陽光與人情的溫暖，亦不能設想苦痛的滅絕。但生死間終究有一個不可掩諱的分別，不論你怎樣的看法。出世是一件大事，死亡亦是一件大事。一個嬰兒出母胎時他便與這生的世界開始了關係，這關係却不能隨着他去後的軀壳埋掩。這一生與一死，不論時間的距離怎樣的短，不計他生時的世界怎樣的仄——這一生死便是一個不可銷毀的事實。比如海水每多一次潮漲，海灘便多一次泛濫，我們全體的生命的海沙裏，我想，也存記着最微小的波動與影響……

而況我們人又是有感情的動物。在你活着的時候，我可以攜着你的手，談我們的談，笑我們的笑，

一同在野外仰望天上的繁星，或是共感秋風與落葉的悲涼……叔薇，你這幾年雖則與我不易相見，雖則彼此處世的態度更不如童年時的一致，但我知道我相信在你的心裏還留着一部分給我的情愫，因為你也在我的胸中永占着相當的關切。我忘不了你，你也忘不了我。每次我回家鄉時，我往往在不曾解卸行裝前已經亟亟的尋求欣欣的重溫你的伴侶。但如今在你我間的距離，不再是可以度量的里程，却是一切距離中最遼遠的一種距離——生與死的距離。我下次重歸鄉土，再沒有機會與你攜手談笑，再不能與你相與恣縱早年的狂態，我再到你們家去，至多只能撫摩你的寂寞的靈幃，仰望你的慘淡的遺容，或是手拿一把鮮花到你的墳前憑弔！

叔薇，我今晚在北京的寓裏，在一個冷靜的秋夜，傾聽着風催落葉的秋聲，咀嚼着為你興起的哀思，這幾行文字，雖則是隨意寫下，不成章節，但在這舒寫自來情感的俄頃，我彷彿又一度接近了你生前溫馴的，諧趣的人格，彷彿又見着了你瘦臉上的枯澀的微笑——比在生前更諧合的更密切的接近。

我沒有多少的話對你說，叔薇，你得寬恕我，當你在世時我們亦很少相互磨吐的機會。你去世的那一天我來看你，那時你的頭上，你的眉目間，已經刻畫着死的晦色。我叫了，你一聲叔薇，你也從枕上側面來回叫我一聲志摩，那便是我們永別前最後的緣分！我永遠忘不了那時病榻前的情景！

我前面說生命不定是可喜，死亦不定是可畏，叔薇，你的一生尤其不曾嘗味過生命裏可能的樂趣，

雖則你是天生的達觀，從不曾羨慕虛榮的人間；你如其繼續的活着，支撐着你的多病的筋骨，委蛇你無多沾戀的家庭，我敢說這樣的生轉不如撒手去了的乾淨！況且你生前至愛的骨肉亦久已不在人間，你的生身的爹娘，你的過繼的爹娘（我的姑母）你的姊姊——可憐娟姊，我始終不曾一度憑弔——還有你的愛妻，他們都在墳墓的那一邊滿開着他們天倫的懷抱，守候着他們最愛的「老五」，共享永久的安閒……

十一月一日早三時你的表弟志摩

·選自自剖·

吊劉叔和

一向我的書桌上是不放相片的。這一月來有了兩張，正對我的坐位，每晚更深時就只他們倆看着我寫，伴着我。院子裏偶爾聽着一聲清脆，有時是蟲，有時是風捲敗葉，有時我想像，是我們親愛的故世人從墳墓的那一邊吹過來的消息。伴着我的一個是小，一個是「老」：小的就是我那三月間死在柏林的彼得，老的是我們鍾愛的劉叔和。「老老」彼得坐在他的皮椅上，抵緊着他的小口，圓睜着一雙秀眼，彷彿性急要媽拿糖給他吃；多活靈的神情！但是他右肩的空白上分明題着這幾行小字：「我的小彼得，你在時我沒福見你，但你這可愛的遺影應該可以伴我終身了。」老老是新長上幾根看得見的上唇鬚，在他那件常穿的緞褂裏欠身坐着，嚴正在他的眼內和鬚在他的口頰間。

讓我來看。有一天我邀他吃飯，他來電說病了不能來，順便在電話中他說起我的彼得。（在襁褓時的彼得，叔和在柏林也曾見過。）他說我那篇悼兒文做得不壞，有人素來看不起我的筆墨的，他說這回也相當的贊許了。我此時還分明記得那天通電時着了寒發沙的噪音，我當時回他說多謝你們誇獎，但我却覺得悽慘，因為我同時不能忘記那篇文字的代價，是我自己的愛兒。過了幾天適之來說「老老病了，並且他那病相不好，方才我去看他，他說適之我的日子已經是可數的了。」他那時住在皮宗石家裏。我最後見他的一次，他已在醫院裏，他那神色真是不好，我出來就對人講，他的病中醫

叫作濕瘟，並且我分明認得它，他那眼內的鈍光，面上的澀色，一年前我那表兄沈叔薇彌留時我曾經見過——可怕的認識，這侵蝕生命的病徵，可憐少鰥的耆老，這時候病榻前竟沒有溫存的看護，我與他說笑：「至少在痛苦中有妻子畢竟強似沒妻子，老老，你不慎喪續絃不及早嗎？」那天我毀了他一餐，他實在是動彈不得，但我向他道別的時候，我真為他那無告的情形不忍。（在客地的單身朋友們，這是一個切題的教訓，快些成家，不要過於挑剔了吧；你放平在病榻上時才知道沒有妻子的悲慘！——到那時，比如叔和可就太晚了。）

叔和沒了，但為你叔和，我却不曾掉淚。這年頭也不知怎的，笑自難得，哭也不容易。你的死當然是我們的悲痛，但轉念這世上慘淡的生活其實是無可沾戀，趁早隱了去，誰說一定不是可羨慕的幸運？況且近年來我已經見慣了死，我再也不覺着它的可怕。可怕是這煩囂的塵世：蛇蝎在我們的脚下，鬼祟在市街上，霹靂在我們的頭頂，噩夢在我們的周遭。在這偉大的迷障中，最難得的是遺忘；只有在簡短的遺忘時我們才有機會恢復呼吸的自由與心神的愉快。誰說死不就是個悠久的遺忘的境界，誰說墓窟不就是真解放的進門？

但是隨你怎樣看法，這生死間的隔絕，終究是個無可奈何的事實，死去的不能復活，活着的不能到墳墓的那一邊去探望。到絕海裏去探險，我們得合夥，在大漠裏游行，我們得結伴；我們到世上來做人，歸根說，還不只是惴惴的來尋訪幾個可以共患難的朋友，這人生有時比絕海更凶險，比大漠更荒

涼，要不是這點子友子的同情，我第一個就不敢向前邁步了。叔和真是我們的一個。他的性情是不可信的溫和。『頂好說話的老老』。但他每當論事，却又絕對的不苟同。他的議論，在他起勁時，就如山壑間雨後的亂泉，石塊壓不住它，蔓草掩不住它。誰不記得他那永遠帶傷風的噪音，他那永遠不平衡的肩背，他那怪樣的激昂的神情？通伯在他那篇『劉叔和』裏說起當初在海外老老與傅益真的豪辯，有時竟連『吶吶不多言』的他，也『免不了加入他們的戰隊』。這三位衣常敝，履無不穿的『大賢』在倫敦東南隅的陋巷，點煤汽油燈的斗室裏，真不知有多少次借光柏拉圖與盧騷與斯賓塞的迷力，欺騙他們告空虛的腸胃。——至少在這一點他們三位是一致同意的。但通伯却忘了告訴我們他自己每回加入戰團時的特別情態。我想我應得替他補白。我方才用亂泉比老老，但我應得說他是一竄野火，餓頭是斜着去的；傅益真不用說，更是一竄野火，更猖獗，餓頭是斜着來的；這一去一來就發生了不得開交的衝突。在他們最不得開交時，劈頭下去了一剪冷水，兩竄野火都吃了驚，暫時靜了回去。那一剪冷水就是通伯；他是出名澆冷水的聖手。

阿，那些過去的日子！枕上的夢痕，秋霧裏的遠山。我此時又想起了初度太平洋與大西洋時的情景了。我與叔和同船到美國，那時還不熟；後來同在紐約一年差不多每天會面的，但最不可忘的是我與他同渡大西洋的日子。那時我正迷上尼采，開口就是那一套沾血腥的字句。

我彷彿跟着查拉圖斯脫拉登上了哲理的山峯，高空的清氣在我的肺裏，雜色的人生橫互在我

的眼下。船過必司該海灣的那天，天時驟然起了變化：岩片似的黑雲一層層累疊在船的頭頂，不漏一絲天光，海也整個翻了，這里一座高山，那邊一個深谷，上騰的浪尖與下垂的雲爪相互的糾拏着，風是從船的側面來的，夾着鐵梗似粗的暴雨，船身左右側的傾欹着。這時候我與叔和在水發的甲板上往來的走——那裏是走，簡直是滾多強烈的震動？霎時間雷電也來了，鐵青的雲板裏飛舞着萬道金蛇，濤響與雷聲震成了一片喧闐，大西洋險惡的威嚴在這風暴中盡情的披露了，「人生，我當時特給叔和說，『有時還不止這凶險，我們有胆量進去嗎？』」那天的情景益發激動了我們的談興，從風起直到風定，從下午直到深夜，我分明記得，我們倆在沈酣的論辯中遺忘了一切。

今天國內的狀況不又是一幅大西洋的天變？我們有膽量進去嗎？難得是少數能共患難的旅伴；叔和，你是我們的一個，如何你等不得浪靜就與我們永別了？叔和，說他的體氣早就是個弱者，但如其一個不堅強的體殼可以包容一團堅強的精神，叔和就是一個個例。叔和生前沒有仇人，他不能有仇人，但他自有他不能容忍的對象；他恨混雜的思想，他恨醜陋的人事，他不輕易鬥爭，但等他認定了對敵出手時，他是最後回頭的一個。叔和，我今天又走上了暴風雨中的甲板，我不能不悼惜我同伴的空位！

十月十五日

· 選自自剖 ·

輪盤

好冷呢！三小姐從暖屋裏出來站在屏前等車的時候，覺着風來得尖厲。她一手擋着皮領護着臉，脚在地上微微的點着。『有幾點了，阿姚？』三點都過了。

三點都過了，三點……這念頭在她的心上盤着，有一粒白丸在那裏運命似的跳，就不會跳進二十三的，偏來三十五，差那麼一點，我還當是二十三哪。要有一隻鬼手拿它一撥，叫那小丸子乖乖的坐上二十三，那分別多大！我本來是想要三十五的，也不知怎麼的當時心裏那麼一迷糊——又給下錯了。這車裏怎麼老是透風，阿姚阿姚很願意為主人替風或是替車道歉，他知道主人又是不順手，但他正忙着大拐灣，馬路太滑，紅綠燈光又耀着眼，那不能不留意，這一岔就把答話的時機給岔過了。實在他的思想也不顯簡單，他正有不少的話想對小姐說，誰家的當差不為主人打算，況且聽昨晚阿寶的話，這事情正不是玩兒——好，房契都抵了，鑽戒，鑽鐲，連那串精圓的珍珠項圈都給換了紅片兒白片兒，整數零數的全望莊上送！打不倒吃不厭的莊！

三小姐覺得冷。是那兒透風，那天也沒有今天冷。最覺得異樣，最覺得空虛，最覺得冷是在頸根和前胸那一圈。精圓的珍珠——誰家都比不上的那一串，帶了整整一年多，有時上床都不捨得裁了放回匣子去，叫那臉上刮着刀疤那醜洋鬼端在一隻黑毛手裏，左輪右輪的看，生怕是吃了假的上當似

的，還非得讓我簽字，才給換了那一攤圓片子，要不了一半點鐘那些片子還不是白鴿似的又往回飛；我的脖子上，胸前，可是沒了，跑了，化了，冷了，眼看那黑毛手搶了我的心愛的寶貝去，這冤……三小姐心窩裏覺着一塊冰涼，眼眶裏熱刺刺的，不由的拿手絹給掩住了。『三兒東西總是你的，你看了也捨不得放手不是？可是娘給你放着不更好，這年頭又不能常戴，一來太耀眼，二來你老是那拉拖的脾氣，改不過來，說不定你一不小心那怎麼好？』老太太咳嗽了一聲。『還是讓娘給你放着吧，反正東西總是你的。』三小姐心都裂縫兒了。娘說話不到一年就死了，我還說我天天貼胸帶着表示紀念她老人家的好意，誰知不到半年……

車到了家了。三小姐上了樓，進了房，開亮了大燈，拿皮大衣向沙發上一扔，也不答阿寶陪着笑問她輸贏的話，站在衣櫃的玻鏡前對着自己的映影呆住了。這算個什麼相兒？這還能是我嗎？兩臉紅的冒得出火，額骨亮的像透明的琥珀，一鼻子的油，口唇叫煙捲燒得透紫，像潑白薯的焦皮，一對眼裏看得怕人，像是一個惡鬼躲在裏面似的。三小姐一手掠着額前的散髮，一手扶着櫃子，覺得頭腦裏一陣的昏，眼前一黑，差一點不曾叫腦壳子正對着鏡裏的那個碰一個脆。你累了吧，小姐？阿寶站在窗口疊着大衣說的話，她聽來像是隔兩間屋子或是一層霧叫過來似的，但這却幫助她定了定神，重複睜大了眼對着鏡子裏癡癡的望。這還能是我——是倪秋雁嗎？鬼附上了身也不能有這相兒！但這時候她眼內的凶光——那是整六個鐘頭輪盤和壓碼條格的煎迫的餘威——已然漸漸移讓給另一

種意態：一種疲倦，一種呆頓，一種空虛。她忽然想起馬路中的紅燈，照着道旁的樹幹，使她記起不少早已遺忘了的片段的夢境——但她疲倦是真的。她覺得她早已睡着了。她是絕無知覺的一堆灰，一排木料，在清晨樹梢上浮掛着的一團煙霧。她做過一個極幽深的夢，這夢使得她因為過分興奮而陷入一種最沈酣的睡。她決不能是醒着。她的珍珠當然是好好的，在首飾匣子裏放着。『我替你放着不更好，三兒？』娘的話沒有一句不充滿着憐愛，個個字都聽得甜。那小白丸子真可惡，他為什麼不跳進二十三小姐扶着櫃子那隻手的手指，摸着了玻璃，極纖微的一點涼感從指尖上直透到心口，這使她形影相對的那兩隻眼內頓時剝去了一層夢意。小姐喝口茶罷，你真是累了，該睡了，有多少天你沒有睡好，睡不好最傷神，先喝口茶吧。她從阿寶的手裏接過了一片殷動，熱茶沾上口唇，才覺得口渴得津液都乾了。但她還是夢夢的不能相信這不是夢。我何至於墮落到如此——我倪秋雁你不是倪秋雁嗎？她責問着鏡裏的秋雁。那一個的手裏也擎着一個金邊藍花的茶杯，口邊描着慘澹的苦笑。荒唐也不能到這個田地，為着賭幾於拿身子給鬼似的男子——『你抽一口的好，賭錢就賭一個精神，你看你眼裏的紅絲，鬧病了那犯得着？』小俞最會說那一套體己話，細着一雙有黑圈的眼，瞅着你，不提有多麼關切，他就會那一套。那天他對老五也是說一樣的話，他還得用手來攙着你，非得你養息他才安心似的。呸，男人那有什麼好心眼的？老五早就上了他的當，呼也不是上當，還不是老五自己說的，『進了三十六，誰還管得了美，管得了醜？』『過一天是一天，』她又說，『堵死你的心，別謀它有機會想，要』

想就活該你受！那天我摘下我胸前那串珠子遞給那臉上刻着刀疤的黑毛鬼，老五還帶着笑——她那笑！——趕過來拍着我的肩膀說：「好，這才夠一個豪字！要賭就得拚一個精光。有什麼可戀的？上不了梁山，咱們就落太湖！你就輸在你的良心上，老三。」老五說話一上勁，眼裏就放出一股邪光，我看了真害怕。「你非得拿你小姐的身分，一點也不肯湊和。說實話，你來得三十六門，就由不得你拿什麼身分。」人真會變；五年前就是三年前的老五，那有一點子俗氣，說話舉止，滿是夠斯文的。誰想她在上海混不到幾年，就會變成這鬼相，這妖氣。她也滿不在意，成天發瘋似的混着，倒像真是一個快活人。我初次跟着她跑，心上總有些低哆，話聽不慣，樣兒看不慣，可是現在……老三與老五能有多大分別？我的行為還不是她的行為？我有時還覺得她爽蕩得有趣，倒恨我自己老是免不了醜醜醜的，早晚躲不了一個「良心」。老五說的。可還是的，你自己還不夠變的，你看看你自己的眼看，說人家鬼相，妖氣，你自己呢？原先的我在母親身邊的孩子，在學校時代的倪秋雁，多美多響亮的一個名字，現在那還有一點點的影子？這變，喔，鬼——三小姐打了一個寒噤，地獄怕是没有底的，我這一往下沈，沈，沈，我那天再能向上爬？她覺得身子飄飄的，心也飄飄的，直往下墜——一個無底的深潭，一個魔鬼的大口。「三兒，你什麼都好，」老太太又說話了。「你什麼都好，就差拿不穩主意。你非得有人管，領着你向上。可是你總得自己留意，娘又不能老看着你，你又是那傲氣，誰你都不服，真叫我不放心。」娘在病中喘着氣，還說這話。現在娘能放心，不想起真可恨。小俞，小張，老五，老八，全不是東西！可是我自己又何嘗有主意，

有了主意，有一點子主意，就不會有今天的狼狽。真氣人……鏡裏的秋雁現出無限的憤慨，恨不得把手裏的茶盃擲一個粉碎，表示和醜惡的引誘絕交。但她又呷了一口。這是虹口買來的真鐵觀音？兒再買一點去，味兒真濃真香。說起小姐，廚子說了好幾次要領錢哪，他說他自己的錢都墊完了。鏡裏的眉梢又深深的綉上了。喲——她忽然記起了——那小黃呢，阿寶？小黃在籠子裏睡着了。毛抖得鬆的，小腦袋挨着小翅膀底下窩着。他今天叫了沒有？我真是昏準，有十幾天不自己喂他了，可憐的小黃，小黃也真有趣，彷彿裝着睡成心逗他主人似的，她們正說着話，它醒了，刷着他的肢膀，吱的一聲跳上了籠絲，又蹀過去低頭到小磁罐裏檢了一口涼水，歪着一隻小眼，獸獸的直睜着他的主人。也不知道是為主人記起了它樂了，還不知是見了大燈亮，當是天光，它簡直的放開嗓子整套的唱上了。

它這一唱就沒有個完。它賣弄着它所有擅長的好腔。唱完了一支，忙着搶一口麵包屑，啄一口水，再來一支，又來一支，直唱得一屋子滿是他的音樂，又亮，又豔，一團快樂的迸裂，一腔情熱的橫流，一個詩魂的奔放。倪秋雁聽呆了，鏡裏的秋雁也聽呆了；阿寶聽呆了；一屋子的傢具，壁上的畫，全聽呆了。

三小姐對着小黃的小嗓子獸獸的，看着多精緻的一張嘴，多靈巧的一個小脖子；多淘氣的一雙小腳，拳拳的抓住籠裏那根橫條，多美的一身羽毛，黃得放光，像是金絲給編的。稀小的一個鳥，會有這麼多的靈性？三小姐直怕他那小嗓子受不住狂唱的湧，你看牠那小喉管的急迫的顫動，簡直是一顆顆的珍珠往外接着吐，校住了怎麼好？它不會炸吧？阿寶的口張得寬寬的，手扶着窗闌，眼裏亮着

水什麼都消滅了除了這頭小鳥的歌唱。但在他的歌唱中却展開了一個新的世界。在這世界裏一切都沾上了異樣的音樂的光。

三小姐的心頭展開了一個新的光亮的世界。彷彿是在一座凌空的虹橋下站着，光彩花雨似的錯落在她的衣袖間，鬢髮上。她一展手，光在她的胸懷裏；她一張口，一球晶亮的光滑下了她的咽喉。火熱的，在她的心窩裏燒着，熱均勻的散布給她的肢體；美極了的一種快感。她覺得身子輕盈得像一支胡蝶，一陣不可制止的欣快驕地推運着她騰空去飛舞。

虹橋上灑下了一個聲音，艷陽似的正款着她的黃金的粉翅。多熟多甜的一個聲音！喲是娘呀，你在那兒了？娘在廊前坐在她那湘已竹的椅子上做着針線，帶着一個玳瑁眼鏡。我快活極了，娘，我要飛，飛到雲端裏去。從雲端裏望下牙，娘，咱們這院子怕還沒有爹爹書台上那方硯台那麼大？還有娘呢，你坐在這兒做針線，那就夠一個貓那麼大——哈哈，娘就像是假太陽的小阿米！那小阿米還看得見嗎？她頂多也不過一顆芝麻大，哈哈，小阿米，小芝麻，瘋孩子！老太太笑着對不知門口站着的一個諺說話。這孩子瘋得像什麼了，成天跳跳唱唱的？你今天起來做了事沒有？我有什麼事做？娘她歎歎的側着一隻小圓臉。唉，怎麼好，又忘了，就知道玩！你不是自己討差使每天院子裏澆花，爹給你那個青玉花澆做什麼的？要什麼不給你就呆着一張臉扁着一張嘴要哭，給了你又不肯做事，你看那盆西方蓮乾得都快對你哭了。娘別罵，我就去！四個粉嫩的小手指鷹爪似的抓住了花澆的鏤空的把手，一個小姆指翹

着她興匆匆的從後院舀了水跑下院子去。『小心點兒，花沒有澆，先澆了自己的衣服。』櫻紅色大朵的西方蓮已經沾到了小姑娘的恩情，精圓的水珠極輕快的從這花瓣跳盪那花瓣，全滲入了盆裏的泥。她高聲叫娘，我要喝涼茶，娘老不讓，說喝了涼的要肚子疼，這花就能喝涼水嗎？花要是肚子疼了怎麼好？她鼓着她的小嘴唇問。花又不會嚷嚷。『傻孩子，算你能幹，會說話。』娘樂了。

每回她一使她的小機靈娘就樂。『傻孩子，算你會說話。』娘總說這孩子實在是透老實的，在座有姑媽或是姨媽或是別的客人，娘就說，你別看她說話機靈，我總愁她沒有主意，小時候有我看着，將來大了怎麼好？可是誰也沒有娘那樣疼她。過來，三，你不冷吧？她最愛靠在娘的身上，有時娘還握着她的小手，替她拉齊她的衣襟，或是拿手帕替她擦去臉上的土。一個女孩子總得乾乾淨淨的，娘常說誰的聲音也沒有娘的好聽。誰的手也沒有娘的軟。

這不是娘的手嗎？她已經坐在一張軟櫈上，一手托着臉，一手撫着身上的海青絲織的衣角。阿寶記起了樓下的事，已經輕輕的出了房去。小黃唱完了他的大套，還在那裏發疑問似的零星的吱喳。『噢。』『噢。』『接理。』她聽來是娘在叫她。『三。』『小三。』『秋雁。』她同時也望見了壁上掛着的那只芙蓉，祇是她見着的另是一隻芙蓉，在她回憶的繁花樹上翹尾豁翅的跳躍着。『三。』又是娘的聲音，她自己在病床下躺着。『三。』娘在門口說，『你猜爹給你買回什麼來了？』『你看。』娘已經走到床前，手提着一個精緻的鳥籠，裏面歇着一隻黃毛的小鳥。『小三簡直是迷了，』隔一天她聽娘對

爹說，『病都忘了有了這頭鳥。這鳥是她的性命，非得自己餵。鳥一開口唱，她就發愣，你沒有見她那樣兒，成仙也沒有她那樣快活。鳥一唱誰都不許說話，都得陪着她靜心聽。』『這孩子是有點兒慧根，』爹就說。爹常說三兒有慧根。『什麼叫慧根，我不懂。』她不止一回問。爹就拉着她的小手說，『爹在恭維你哪，說你比別的孩子聰明。』真的她自己說不上，為什麼鳥一唱她就覺得快活，心頭熱火火的，不知怎麼才好；可又像是難受，心頭有時酸酸的眼裏直流淚。她恨不得把小鳥窩在她的胸前，用口去親他。她愛極了他。『再唱一支吧，小鳥，我再給你吃。』她常常央着它。

可是阿寶又進房來了，『小姐，想什麼了？』她笑着說，『天不早，上床睡不好嗎？』

秋雁站了起來。她從她的微妙的深沈的夢境裏站了起來，手按上眼覺得潮潮的沾手。她深深的呼了一口氣。『二十三，二十三，為什麼偏不二十三？』一個憤怒的聲音在她一邊耳朵裏響着。小俞那有黑圈的一隻眼，老五的笑，那黑毛鬼臉上的刀疤，那小白丸子，運命似跳着的，又一瞥瞥的在她眼前扯過。『怎麼了？』她心了搖頭，還是沒有完全清醒。但她已經讓阿寶扶着，幫着她脫了衣服上床睡下。『小姐，你明天怎麼也不能出門了。你累極了，非得好好的養幾天。』阿寶看了小姐恍惚的樣子，心裏也明白，着實替她難受。『喲阿寶，』她又從被裏坐起身說，『你把我首飾匣子裏老太太給我那串珠項圈拿給我看看。』

十八年二月三日完

· 選自輪盤 ·

一個清清的早上

翻身誰沒有在床上翻過身來？不錯，要是你一上枕就會打呼的話，那原來用不着翻什麼身；就是在半夜裏你的睡眠的姿態從朝裏變成了朝外，那也無非是你從第一個夢跨進第二個夢的意思；或是你那天晚飯吃得大油膩了你在枕上扭過頭顱去的時候你的口舌間也許發生些唸啞的聲音！可是你放心，就這也不能是夢話。

粵先生年輕的時候從不知道什麼叫做睡不着，往往第二隻襪子還不曾刺下他的呼吸早就調勻了，到了早上還得他媽三四次大聲的叫嚷才能叫他擦擦眼皮坐起身來的。近來可變得多了，不僅每晚上床去不能輕易睡着，就是在半夜裏使勁的窩着枕頭想「着」而偏不着的時候也很多。這還不礙，頂壞是一不小心就說夢話，先前他自己不信，後來連他的聽差都帶笑臉回說不錯，先生您愛閉着眼睛說話，這來他嚇了，再也不許朋友和他分床或是同房睡，怕人家聽出他的心事。

粵先生今天早上的確在床上翻了身，而且不止一個，他早已醒過來，他眼看着稀淡的曉光在窗紗上一點點的添濃，一晃晃的轉白，現在天已大亮了。他覺得很倦，不想起身，可是再也合不上眼，這時他朝外床屈着身子，一隻手臂直挺挺的伸出在被窩外面，半張著口，半開著眼——他實在有不少的話要對自己說，有不少的牢騷要對自己發洩，有不少的委屈要對自己清理。這大清清的早上正合式。

白天太忙，咒他的一起身就有麻煩。白天直到晚上，清早直到黃昏，沒有錯兒。那兒有容他自己想心事的空閒，有幾回在洋車上伸着腿合着眼頂舒服的，正想搬出幾個私下的意思出來盤桓盤桓，可又偏偏不爭氣，洋車一拐彎，他的心就像含羞草讓人搔了一把似的，裹得緊緊的，再也不往外放。他頂恨的是在洋車上打盹，有幾位喫肥肉的歪着他們那原來不正的腦袋，口涎一絞絞的，簡直像冰葫蘆似的，直往下掛，那樣兒才叫寒儉！可是他自己一坐車也掌不住下巴，任胸口沈，至多賭咒不讓口涎往下漏。就是這時候，躺在自己的床上，橫直也睡不着了，有心事儘管想，隨你把心事說出口都不礙，這洋房子漏不了氣，對他也真該仔細的想一想了。

其實又何必想，這乾想又有什麼用？反正是這麼一會事，咳！一兜身他又往裏床睡了，被窩漏了一個大窟窿，一陣冷空氣攻了進來，激得他直打寒噤。哼，火又滅了，老雀真該死！噯，好好一個男子，為什麼甘願受女人的氣，真沒出息！難道沒了女人，這世界就不成世界？可是她那雙眼，她那一雙手——那怪男人們不拜倒——O, mouth of honey, with the rhyme for fragrance, Who with heart in breast could deny your love? 這兩性間的吸引是不可少的，男人要是不喜歡女人，老實說，這世界就不成世界！可是我真的愛她麼？這時候，先生伸在外面的一隻手又回進被窩裏去了，仰面躺着，就騰一張臉露在被口上邊，端端正正的像一個現製的木乃伊。愛她，不愛她……這話就難說了，喜歡她，那是不成問題。她真是真做了我的……哈哈那可斗了，老孔氣得鼻孔裏冒煙，小彭氣得小

肚子發脹，老王更不用說，一定把他那管鑄了的白郎林拿出來不丁就毀他自己。咳，他真會幹，你信不信？你看昨天他靠着牆的時候，那神氣簡直彷彿一隻餓急了白野獸。我真有點兒怕他！

「岑先生的身子又聳了起來，一隻手臂又出現了。得了，別做夢吧！她是不會嫁我的，她能懂得我什麼？她只認識我是一個比較漂亮的留學生，只當我是一個情急的求婚人，只把我看作跪在她跟前求布施的一個——

——她壓根兒也沒想到我肚子裏究竟是青是黃，我腦袋裏是水是漿——這那兒說得上了解，說得上愛？早着哪！可是……岑先生又翻了一個身。可是要能有這樣一位太太，也夠受用了，說一句良心話。放在跟前不討厭，放在人前不着急。這不着急頂要緊。要像是杜國樸那位太太，朋友們初見面總疑心是他的媽，那我可受不了！長得好自然便宜，每回出門的時候，她輕輕的軟軟的掛在你的臂彎上，這就好比捧着一大把的百合花，又香又艷的，旁人看了羨慕，你自己心裏舒服，你還要什麼？還有到晚上看了戲或是跳過舞一同回家的時候，她的兩鬢讓風刮得紅村村的，口唇上還留着三分的胭脂味兒，那時候你擁着她一同走進你們又香又暖的臥房，在鏡台前那盞鵝黃色的燈光下，仰着頭，斜着臉，睜着眼睛，這麼一眼，那是……那是……岑先生這時候兩隻手已經一齊掙了出來，身體也反撲了過來，背仰着天花板，很勁的死擠他，那已經半癟了的枕頭。那枕頭要是玻璃做的，早就讓他擠一個粉碎！」

「岑先生喘了口長氣，又回復了他那木乃伊的睡法。唉，不用想太遠了，按那兒那神氣，下回再見面，他整個兒不理會我，都難說哩！我為他心跳，為她吃不下飯，為她睡不着，為她叫朋友笑話，她那裏

知道？就使知道了她也不得理會。女孩兒的心腸有時真會得硬，誰說的「冷酷」一點也不錯，你為她傷了風生病，她就說你自個兒不小心，活該，就使你為她吐出了鮮紅的心血，她還會說你自己走道兒不謹慎，叫鼻子碰了牆或是牆碰了你的鼻子，現在鬧鼻血從口腔裏哼出來，嚇呵人哪！咳，難，難，難，什麼戰爭都有法子結束，就這男女性的戰爭永遠鬧不出一個道理來，凡人中不用，聖人也不中用，平民不成功，貴族也不成功。哼，反正就是這麼回事，隨你繞大彎兒小彎兒，想去回頭還是在老地方，一步也沒有移動。空想什麼，咒他的——我也該起來了。老雀！老雀！打臉水。

老李

一

他有文才嗎？他做文課學那平淮西碑的怪調子，又寫的怪字看了都叫人頭痛。可是他的見解的確是不尋常？也就只一個怪字。他七十二天不剃髮，不刮鬍子。大冷天人家穿皮褂穿棉襖，他禿着頭，單布褲子，頂多穿一件夾袍。他倒寶貝他那又黃又焦的牙齒。他可以不用擦臉，可是擦牙漱口彷彿是他情人，半天也捨不了，每天清早，擾我們好夢的是他那大排場的漱口，半夜裏攪我們不睡的又是他那大排場的刷牙。你見過他的算草本子沒有，那纔好玩，代數幾何全是一行行直寫的，倒虧他自己看得清楚！總而言之，一個字老李就是怪，怪就是老李。

這是老李同班的在背後討論他的話，但是老李在班裏雖則沒有多大的磁力，雖則很少人真的愛他，他可不是讓人招厭的人，他有他的品格，在班裏很高的品格，他雖是怪，他可沒有斑點，每天他在自修室的廊下獨自低着头伸着一個手指走來走去的時候，在他心版上隱隱現現的不是巷口錫箔店裏穿藍竹布衫的，不是什麼黃金臺或是吊金龜，也不是湖上的風光，男女名利遊戲風雅，全不是他的份，這些花樣在他的靈魂裏沒有根，沒有種子。他整天整夜在想的，就是兩件事：算學是一件，還有一件是道德問題——怎樣叫人不卑鄙有廉恥。他看來從校長起一直到聽差，同學不必說，全是不夠上

流，全是少有廉恥。有時他要是下輸了棋，他愛下的圍棋，他就可以不吃飯不睡覺的想，想倘然他在那角上早應了一子，他的對手就沒有辦法，再不然他只要顧自己的活，也就不至於整條的大魚讓人家圍圍的吞去……他愛下圍棋，也愛想圍棋，他說想圍棋是值得的，因為圍棋有與數學互相發明的妙處，所以有時他怨自己下不好棋，他就打開了一章溫德華斯的小代數，兩個手指頂住了太陽穴，細細的研究了。

老李一翻開算學書，就是個活現的瘋子，不信你去看他那書桌子，原來學堂裏的用具全是一等的劣貨，總是庶務攢錢，那裏還經得起他那很勁的拍，應天響的拍，拍得滿屋子自修的，都轉過身子來對着他笑。他可不在乎，他不是罵算數教員胡亂教錯了，就說溫德華斯的方程式根本有疑問，他自己發明的強的多簡便的多，並且中國人做算學直寫也成了，他看過李壬叔的算學書全是直寫的，他看得頂合式，為什麼做學問這樣高尚的事情都要學外洋，總是奴從的根性改不了！拍的又是一下桌子！

有一次他在演說會裏報名演說，他登臺的時候（那天他碰巧把鬍子刮淨了，倒反而看不慣，）大家使勁的拍巴掌歡迎他，他把右手的點人指放在桌子邊，他那一雙離魂病似的眼睛，釘着他自己的指頭看，儘看，像大考時看夾帶似的。他說話了，我最不願意的，我最不贊成的，我最反對的，是——是拍巴掌。一陣更響亮的拍巴掌，他又說話了。兄弟今天要講的是算學與品行的關係。又是打雷似的巴掌，坐在後背的叫好兒都有。他的眼睛還是釘住在他自己的一個指頭上。我以為品行……一頓。我

以為算學——又一頓。他的新修的鬚邊，青皮裏泛出紅花來了。他又勉強講了幾句，但是除了算學與品行兩個字，誰都聽不清他說的是什麼。他自己都不滿意，單看他那眉眼的表情，就明白。最後一陣霹靂似的掌聲，夾着笑聲，他走下了講台。向後面那扇門裏出去了。散了會，以後人家見他還是亞里斯多德似的，獨自在走廊下散步。

二

老李現在做他本鄉的高小學堂校長了。在東陽縣的李家村裏，一個中學校的畢業生不是家有的事；老李那年得了優等文憑，他人還不曾回家，一張紅紙黑字的報單，上面寫着貴府某某七少爺畢業省立第一中學優等第幾名等等。早已高高的貼在他們李家的祠堂裏，他上首那張捷報，紅紙已經變成黃紙，黑字已經變成白字，年分還依稀認得出，不是嘉慶八年便是六年。李家村酒店酒店裏的客，人就有了閒談的資料，一班人都懂不得中學堂，更懂不得優等卒業，有幾位看報識時務的，就在那里打比喻講解。高等小學卒業比如從前的進學秀才，中學卒業算是貢生，優等就算是優貢。老李現在就有這樣的身分了。看他不出，從小不很開口說話，性子又軟拗，他的祖若人家常說單怕這孩子養不大，誰知他的筆下倒來得，又肯用功，將來他要是進了高等學堂再一畢業，那就算是中了舉了！常言說的人不可以貌相不是這一群人大都是老李的自族，他的祖輩有父輩也有子輩有孫輩也有，甚至叫他太公的都有。這一年的秋祭，李家族人聚會的時候，族長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他們公堂裏有一份祭產，

原定是歸有功名的人收的，早出了缺，好幾年沒有人承當，現在老李已經有了中學文憑，這筆進款是否應該歸他的，讓大家公議公議，當場也沒有人反對，就算是默認了。老李考了一個優等，到手一份祭產，也不能算是不公平。老李的母親是個寡婦，聽說兒子有了榮耀，還有進益，當然是雙分的歡喜。

老李回家來不到幾天，東陽縣的知事就派人來把他請進城去。這是老李第一次見官，他還是禿着頭，穿着他的大布褂子，也不加馬褂，老李一輩子從沒有做過馬褂，就有一件黑羽紗的校服，領口和兩肘已經爛破了，所以他爽性不穿。縣知事倒是很客氣，把自己的大轎打了來接他，老李想不坐，可是也沒有話推託，只得很不自在的鑽進了轎門，三名壯健的轎夫，不到一個鐘頭就把老李擡進了知事的內宅。『官？老李一路在想，』官也不定全是壞的。官有時候也有用，像現在這樣世界，盜賊、姦淫，沒有廉恥的世界，只要做官的人不貪不枉，做個好榜樣也就好得多不是。曾文正的原才裏講得頂透闢。但是循吏還不如酷吏，循吏只會享太平，現在時代就要酷吏，像漢朝那幾個鐵心辣手的酷吏，纔對勁兒看，那邊不又是打架，那可憐的老頭兒，頭皮也讓扎破了。這兒又是一羣人圍着賭錢，青天白日，當街賭錢，壞人只配惡對付，殺頭、絞、凌遲，都不應該廢的，像我們這樣民風強悍的地方，更不能廢，一廢壞人更沒有忌憚，更沒有天地了。真要有酷吏纔好。今天縣知事請我不知道為什麼。他信上說有要事面商，他怎麼會知道我……』

下午老李還是坐了知事大老爺的轎子回鄉。他初次見官的成績很不壞，想不到他到那樣的開

通，那樣的直爽，那樣的想認真辦事。他要我幫忙——辦開民高小。我做校長，他說話到真是誠懇。孟甫叔父怎麼能辦教育？他自己就沒有受什麼教育。還有他的品格，抽大煙，外遇，侵吞學費，哼，不要說公民資格，人格都沒有，怎麼配當校長？怎麼配教育青年子弟？難怪地方上看不起新開的學堂，應該趕走，應該趕跑。可是我來接他的手？我幹不幹？我不是預定考大學預科將來專修算學的吗？要是留在地方上辦事，知事說的為「桑梓幫忙」，我的學問也就完事了。我媽倒是最願意我留在鄉裏，也不怪她，她上了年紀，又沒有女兒，常受鄰房的嘔氣，氣得肝胃脾腎溢流的作怪，我要是一出遠門，她不是更沒有主意，早晚要有什麼病痛，叫她靠誰去？知事也這麼說，這話到是情真。況且到北京去念書，要幾千里路的路費，大學不比中學，北京不是杭州，用費一定大得多，我那兒有錢使——就算考取了，也還是難，爽性不去也罷。可是做校長？校長得兼教修身，每星期訓詞——這都不相干，做一校之長，頂要緊就是品格，校長的品格，就是學堂的品格。我主張三育並重，德育、智育、體育——德育尤其要緊，管理要從嚴，常言說的棒頭上出孝子，好學生也不是天生的，認真來做一點社會事業也好，教育是萬事的根本，知事說的不錯，我們金華這樣的賭風、淫風、械鬥、搶劫，都為的羣衆不明白事理，沒有相當的教育。教育小學教育，尤其是根本，我不來辦，難道還是讓孟甫叔父一般糊塗蟲去假公濟私不成？知事說的當仁不讓

「娘的話果然不錯，」老李又在想心思，一天下午他在學校操場的後背林子裏獨自散步，「娘的話果然不錯，」世道人心真是萬分的險巇。娘說孟甫叔父混號叫做笑面老虎，不是好惹的，果然有他的把戲。整天的喫毒藥，整天的想打人家的主意。真可笑，他把教育事業當作飯碗，知事把他撤了換我，他只當是我成心搶了他的飯碗——我不去問他要前任的清賬，已經是他的便宜，他倒反而唆使猛三那大傻子來跟我搗亂。怎麼，那份祭產不歸念書的，倒歸當兵的；一個連長就會比中學校的卒業生體面，真是笑話。幸虧知事明白，沒有聽信他們的胡說，還是把這份收入判給我。我到也不在乎這三四十擔租米，碰到年成壞，也許穀子都收不到，就是我媽到不肯放手，她話也不錯，既是我們的名分，為什麼要讓人強搶去。孟甫叔父的說話真凶，真是笑裏藏刀，句句話有尖刺兒的，他背後一定咒我，一定很勁的毀謗我。猛三那大傻子，纔上他的臭當，隔着省分奔回來替我爭這份祭產，他準是一個大草包，他那樣子一看就是個強盜，他是在廣東當連長的，殺人放火本來是他正當的職業，怪不得他開口就想罵，動手就想打，我是不來和他們一般見識，把一百多的小學生管好已夠我的忙，誰還有閒工夫吵架？可是猛三他那傻，想了真叫人要笑，跑了幾千里地，祭產沒有爭着，自己倒賠了路費，聽說他昨天又動身回廣東去了。他自己家庭的骯髒，他倒滿不知道，街坊誰不在他的背後笑呵——真是可憐，蠢奴才，他就配當兵殺人。那位孟甫老先生還是喫他的烏煙，我到不知道他還有什麼好主意！

知事來了！知事來了！

操場上發生了慘劇，一大羣人圍着。

知事下了轎，挨進了人圈子。踏爛的草地上橫躺着兩具血污的屍體。一具斜側着：胸口流着一大堆的濃血，右手裏還擎着一柄半尺長鏢亮的尖刀，上面沾着梅花瓣似的血點子，死人的臉上，也是一塊塊的血斑，他原來生相粗惡，如今看了更可怕了。他是猛三。老李在他的旁邊躺着，仰着天，他的情形看的更可慘，太陽穴，下頰，腦壳，兩肩，手背，下腹，全是尖刀的窟窿，有的傷處，血已經瘀住了，有的鮮紅還在直淌，他睜着一雙大眼，口也大開着，像是受致命傷以前還在喊救命似的，他旁邊伏着一個五六十歲的婦人，拉住他一隻石灰色的手，在哽咽的痛哭。

知事問事了。

猛三分明自是殺的，他刺死了老李以後就把尖刀望他自己的心窩裏一刺完事。有好幾個學生也全看見的，現在他們都到知事跟前來做見證了。他們說今天一早七點半早操班，校長李先生站在那株白果樹底下督操，我們正在行深呼吸，忽然聽見李先生大叫救命，他向着這一頭直奔，他頭上已經冒着血，背後凶手他手裏拿着這把明晃晃的刀（他們轉身望猛三的屍體一指）很命的迫，李先生也慌了，他沒有望我們排隊那兒逃，否則王先生手裏有指揮刀也許還可以救他的命，他走不到幾十步就被那凶手一把揪住了，那凶手真凶，一刀一刀的直刺，一直把李先生刺倒，李先生倒地的時候。

我們還聽見他大聲的嚷救命，可是又有誰去救他呢？不要說我們，連王先生也嚇呆了，本來要救也來不及，那凶手把李先生弄死了，自己也就對準胸膛裁了一刀，他也完了。他幾時進來，我們也不知道，他始終沒有開一聲口……

知事說夠了夠了，他就叫他帶來的件作去檢猛三的身上。猛三夾襖的口袋裏有幾塊錢，一張撕過的船票，廣東招商局的，一張相面先生的廣告單，一個字紙團。知事把那字紙團打開看了，那是一封信。那猛三不就是四個月前和老李爭祭產的那個連長嗎？老李的母親揩乾了眼淚，走過來說，正是他，那是孟甫叔父怪嫌老李偷了他的枝長，故意唆使他來搗亂的。我也聽是這麼說，知事說，孟甫真不應該，他把手裏的字條揚了一揚，恐怕眼前的一場流血，也少不了他的分兒。猛三的妻子是上月死的嗎？是的，她為什麼死的？她為什麼死的！知事難道不明白，街坊上這一時沸沸揚揚的，還不是李猛三家小的話柄，真是話柄！

猛三那糊塗蟲，纔是糊塗蟲，自己在外省當兵打仗，家裏的門戶倒沒有關緊，也不避街坊的眼，朝晚，儘是她的發潑，吵得雞犬不寧的。果然，自作自受，太陽掛在頭頂，世界上也不能沒有報應……好，就到德堂去買生皮硝喫。一喫就關血海發暈，請大夫也太遲了，白送了一條命，不怪自己，又怪誰去！

知事說冤有頭，債有主，這兩條新鮮的性命，死得真冤，老李使可惜，好容易一鄉上有他一個正直

的人，又叫人給毀了，真太冤了！眼看這一百多的學生，又變了失奶的孩子，又有誰能比老李那樣熱心勤勞，又有誰能比他那高尚的品格？孟甫真不應該，他那暗箭傷人，想了真叫人痛恨，也有猛三那傻子，聽他說什麼就信什麼，叫他趕回來爭祭產，他就回來爭祭產，告他老李逼死了他的妻子，叫他回來報仇，也沒有說明白為的是什麼，他就趕了回來，也不問個紅黑是非，船一到埠，天亮就趕來和老李拚命見面也沒有話說，動手就行凶，殺了人自己也抹脖子，現在死沒有對證，叫辦公事的又有什麼主意。

五

老李沒有娶親，沒有子息，沒有弟兄，也沒有姊妹；他就有一個娘，一個年老多病的娘。他讓人扎了十幾個大窟窿，扎死了。他娘滾在鮮血堆裏痛哭他；回頭他家裏狹小的容間裏，設了靈座，早晚也就只他的娘哭他，現在的骨頭已經埋在泥裏，一年裏有一次兩次燒紙錢給他的——也就只他的老娘。

· 選自輪盤 ·

上海圖書公司



4541 212 0019 0438B

五

美國人

單信罕著

從美國人的私生活，其實還是片段的零星描寫，再確實地說來，用「一〇一個故事」來象徵合眾國的民族性，這是現實的幽默小品，但與「西笑擷雋」有別，因為全書有一貫的觀念。

三十二開本，全冊六萬餘言定價一百二十元。

蘇聯內幕

威廉白原著
劉子潤譯

一九四五年美國最銷書之一，由淺入深，筆調鬆脆，不亞根室；全冊六萬言，三十二開本定價一百二十元。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十六日首版

近代創作選集

徐志摩著：散文與小說

全一冊實價國幣一百十二元

復興出版社
南平天河坊十號

版權所有

印刷者
企業公司印刷廠

3243

#130